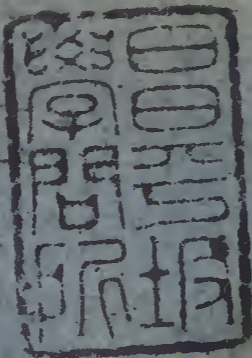


翻刻

左繡

十三齒



			漢書門
		二	
		一	
		三	
		五	
		九	
		七	
		六	
		一	
		六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	漢
		〇	
		五	
		五	書
		一	
		六	
		一	
		五	
類	號	冊	架

新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5	
冊數	16	(	8)
函號	275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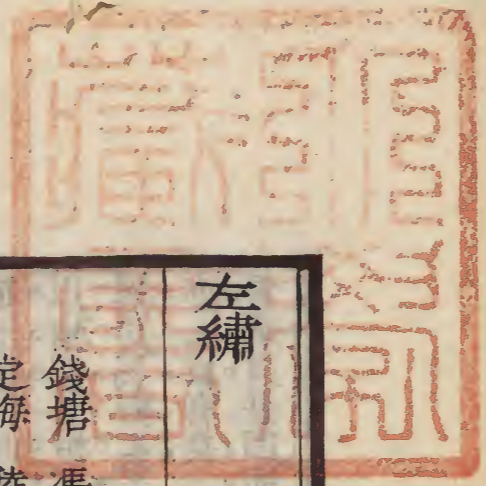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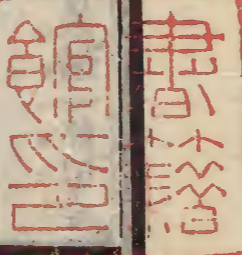


左繡

錢塘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海陸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九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偲吳臯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校輯  
亢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淺草文庫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成公下第十三

經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  
不書諱見止

晉侯使卻擘來聘已丑及卻擘盟  
卻擘卻克  
從父兄弟 ○夏季

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三備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一

前傳未甚分曉須得此互相發明

● 姒音似長婦謂稚婦為姒婦稚婦謂長婦為姒婦爾雅

是一首合傳文字合傳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因者此則兼而有之一生二子而寡一子而一歸聲伯一歸施氏此相似者也一為不以為姒而出一為不能死而一則婚宦其弟妹一則逆沈其二子此相反者也始也嫁施氏繼也奪施氏終也誓施氏其事皆起于聲伯此相因者也以相因而相似以相似而相反左氏見有比事之事遂構為屬辭之辭蓋以開心運此妙腕也亦太自喜矣  
看來只是因卻繼來聘求婦一節因要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

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至是乃得歸

○ 卻繼來聘且泄盟公請受盟故使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穆姜宜公夫人宜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

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

子為魯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

其始終而言之上半是追原前事下半是倒筆後事亦以中間作兩頭貫繫也處處不離此法

● 婦人之言雖正然大節已虧矣烈女不更二夫胡不聞焉劉開侯

始不宜奪既不宜歸管兩失之會其倚

● 字即移切養也句會

● 已又相心音以為當

● 張洽曰晉使卻繼來聘而改盟魯使行交往則又從而盟之抑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朱批

此節作兩層寫總為自由伏案而一淺一深筆法自明

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言不與卻繼

婦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二句亦重下

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

仇儷而亡之何緊對嫁其外妹為一篇之題目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此則聲伯之母所必無者矣

○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卻繼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

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

○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

盟于鄆而入事本起下文則對上亦轉振法

●御案諸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改事齊理或然也魯恐晉不足恃則齊將乘間而為擗怨之師故与之修好以求免焉朱批

起手一句便是書法晉卻至也而敢與周爭且以為吾故不知先有卻而後有周耶抑先有周而後有卻也文開口提出周字諸侯字次排叙司寇文公下及狐處卻氏故乎否乎篇中昔字先字後字字與故字對針以王官對吾字以得字對失字而終以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想晉在周亦不敢爭况爾卻氏也是

周卿士與音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

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為

明年周公出奔傅鄆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鞏以前之好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鄆音侯又音侯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

敢失言溫卻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分明連晉侯

有其封都說在內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內之地

一篇極有機鋒文字

●不決于王而決于晉周之不振至此極矣陳氏

彼以為故吾即連棄其故以破之持矛刺盾爽快煞人

又字既字遂字平中有側以既許句為主識時務者固相其輕重難易而後圖之者也

一矣字拖下以文貫事即以叙為議之法也貫穿得此神理乃活耳起二句省却晉楚二字下文却寫三遍極疎密之致

凡文先案後斷斷得妙全在伏案得力

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最先得者且失故而不敢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

檀伯達俱封于河內在僖一狐氏陽氏先

事在僖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十五年

處之狐溱陽處父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

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貪所以

○宋華元善子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

許晉羅茂成而使歸復命矣長句不累華元因利乘便此時全用鍾儀不着冬華元如楚遂如

晉合晉楚之成可見前此極贊不過借作線索耳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于冷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

此文前數行真字字伏得精細也斷語  
着眼在會所自不作約信通套語頭結  
只輕輕一點却藏一果然不出所料意  
思在是為入神之筆

上節寫合成何等鄭重此處無踪無影  
便容易寫個秦晉為成已伏輕諾寡信  
之根 將會令孤先點明會所一筆次  
于王城不是會所亦還他一個地頭下  
河東河西正與冷狐王城兩兩相對為  
下始之不從伏案曰先至曰不肖而秦  
之無信固不待既歸而知其背耳 朱批

自周無出下省一複筆正以合上經文  
連寫數周字出字見妙也

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卻犇

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

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

平林所地也約會之所乃二國質信之始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王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

于瑣澤瑣澤地闕林此晉楚為成也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

中國也瑣宜作樂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

●李廣曰王臣各奔三子子瑕子朝不  
吞出惟周公奔晉吞出 朱批

傳會瑣澤事却插叙西門之盟所謂錯  
經合異也克合晉楚之成不但結華元  
并結鍾儀成故也不但結晉楚并結鄭  
以上一切葛藤都斬天下可幸無事不  
意一轉而為暴隧之侵再轉而為武城  
之畔三轉而竟為鄆陵之師而此篇則  
固天運人事之小息肩處也一起一結  
作者亦殊鄭重乎其間矣  
盟辭寫得出格親熱所謂甘以壞者即  
此而在其鄭重處當是為無禮食言作  
逆跌之筆

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

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以非之為向成作請夫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費往來道路無壅幣

也林上四句是同惡下二句是同好正義曰謀  
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贊聘享之幣也  
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昨字義不一。昨國之昨。做享字義。為穩當。或與祚通。如周語天地所祚是也。祚福祿也。句畧。

●高閔曰。此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朱批。

狄侵晉。晉敗狄。兩事相連。即以二順一。倒為章法。中着而不設備四字。作上下。關係文有長短。法無大小也。博鬼亦全力矣。

此文前案後斷。中以辭令兼議論。通篇。摠寫楚之無禮。地縣金奏。是無禮之事。一矢如遺。是無禮之言。而言又從事上。生出故前一番往復。只論事後一番往復。便輕帶事重論言亂之道也。順收言。

●林昨報。俾隊其師。無克昨國。也。隊失其象。無能享國家。

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

○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縣焉。卻至將登堂。金奏作于下。

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與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犬抵朝賓入。

吾子主也。倒收事末。以無禮。能侗說。而事與言皆在其中。凡文有頭緒。岐出者。不可不熟講于側。注雙承。單提。渾結之法也。

卻至之驚走。本為金奏而出。故雖以禮樂並言。而意在樂。然樂之失。即禮之失。而禮之失。又益以言之。失看其一路。從禮變單。通到樂。從樂變單。轉到禮。從禮變單。通到言。又從言仍歸到禮。脫卸回環之妙。真其連如珠。其好如璧者矣。

●讓相責也。周禮司救掌萬民之邪惡。過失而誅讓之。正字通。

犬抵辭令敏鈍。只爭先手。卻至驚走。未免失之張皇。復被主人兩番催促。却虧胸有智珠。急以兩君相見解之于前。隨以一矢加遺責之于後。忽然失着一擲。

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又縣當在庭。今地室而縣。將登金奏。欲以驚賓耳。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也。正義曰。飾辭辭。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樂。匿其驚走之意。

下臣不敢。此言兩君相見。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于。

○子反不稱主者。不合主道也。○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也。正義曰。飾辭辭。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樂。匿其驚走之意。

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于。

展間把滿盤先着盡占到手國策能益人無窮神智顧安得有此辯而有文也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闕缺則修私好。○閉音開。註同。于是乎有享

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對地室金。秦。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對日云暮矣。不夕言無事。○朝直

逢反。徐云。朝旦之朝。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夕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皆朝朝而莫不夕。此公

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

已。○赴居黝。居醜二反。干戶旦反。又如字。○正義曰。言公侯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

一篇文字。前半承禮樂並說。後半則語語為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起本乍讀訝其不復顧上。豈悟其蚤已伏下耶。

●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傳氏

注制禦宜作御。而諸本皆回音而誤矣。言能制禦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為害。傳氏

婦個盡情。只用一語周旋。文情恣肆極矣。

侵伐他國也。●按詩註。干。盾也。以扞外。城以衛內。作兩項說。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擒一矢相遺。作合。便是明指子。反。略取也。

○冒莫報。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言世亂亡北二反。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駁邦角反。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林。自制

之欲。非以縱亂。則反之。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唐錫周曰兩引詩全重武夫二字持贈子反言汝不過一武夫耳而好以一矢加遺則并非治世之武夫乃亂世之武夫也檀弓公穀國策史記都用複語見姿致而不知實原本于此文至左氏可謂規矩方員之至

●不言微而言乞魯人之記也

●列國疏封受之天子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昏曰乞以見其界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擊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胡傳

●黃仲父曰魯十二公而觀天子者二皆不得謂之禮者僖執朝王之禮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所矣成假道于京師

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俞云無禮收本段金言收前段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報初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以逼成其計蓋言名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也

乞師謙辭正義釋例曰乞師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蓋言名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也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林宣公卒成公負芻立 ○秋七月公至

同以朝王而意不在朝王矣以其皆不得謂之禮故也朱批

將事不敬一筆摠領以下先說不敬一層再說將事一層乃是一意分作兩層說而公字起結則仍併兩意為一層矣平淡文字用法自精

●王以爲介之王字恐公字之訛

一篇都用添賓陪主兩兩相對前半實後半主不必言而後半以介人陪君子以敦篤陪致敬以祀陪戎以敬陪惰以定命陪棄命以福陪禍以能陪不能定

自伐秦無傳 ○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

孟獻子曰卻氏其亾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新警

子無基正義曰幹以樹木爲喻基以墻屋爲喻卻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耳按此只

頂不敬說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

惰棄君命也不亾何爲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晉殺卻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

之禮禮焉足非徒以其幣薄言諸方上銳下也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

命者能者養以之福者也。棄命者不能者敗以取禍者也。實在首主在尾而以不能夾在中間作一篇之闕根章法為至佳也。以上六句為虛領君子以下為實說亦可但不見其結構之妙耳。猗歟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揚用修引漢列傳研

漢律曆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已上補正

養以之福。與取以取禍。文正相對。校勘記起一節。後文竟無照應。却不知能者不能者二句。不但為成肅一人而言。固已暗為此兩入下評斷矣。合傳有初不相涉。而其實嘿嘿。開照者其法。蚤具諸此也。註于介字着輔相威儀者五字。固已照會通章落筆矣。杜公真細心也。

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林傳明晉厲公不與朝。

子受服于社不敬。服宜社之肉也。盛以服器。故曰服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理。諍為宋儒所實。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于冥兆也。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正義云。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于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補正云。玩註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耳。按如此方與下句對。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林君子小

●徐揚言曰。古人理李語。何等深渾。後儒腐句。相較斷絕。朱批

秦晉麻隧之師。亦一大戰也。凡敘戰皆兩邊夾寫。此只寫晉一邊。又議論敘事。大都相配。此獨前半敘文極詳。後半敘事極畧。皆作者故意作變格文字。非率筆而為之也。居相絕秦。非不自成結構。但刪去後文。便不見左氏立格之變製。

人以位而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林致敬之道。在養其神明之令。以上此論。敦篤之道。在守其本然之業。國之大事在以下切題。

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交神之節。膳祭肉。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

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直起。老。呂相魏錡子。定。蓋口宣已命。

從好處說。人。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戮相承音六。嵇康力幽反。呂靜字

敦。語。領起。一。肅。速。一大計反。

局之精如季札觀樂。宣子玉環等篇。或割或判。皆失作者神理。不能遍論。讀者隅反自得之耳。

絕秦自作一首妙文讀絕秦以末段為主。但單責秦。植苦寒。寂遠。從穆康說來。便有波瀾。若只說他不是亦難醒。豁着着將自己好處相形。便有襯托通篇段落頓挫風調低回。只是工于抑揚。遂爾文情絕世。

前後大旨只是稱己之是而飾其過。責人之非而沒其善。稱己則用重筆而文過則用輕筆。沒善則用輕筆而責過則用重筆。段落甚多。只作三大截讀起至有大造于西稱己之功為一截。文公卽世至康公絕好責人之過為一截。及君

之詞至末極責其二心不壹為絕秦正文。抱而論之首段稱己之功乃所以陪起次段責入之過。而前兩段又皆所以陪起末段絕秦正文也。看他有多少筆法在。細看首段乃是說大家好而獨晉之好更甚。次段乃是說大家不好而皆秦之不好。使然。揔一誇己而蔑人。不覺鋪排至此。若作兩截看前半從好說到不好。後半亦從好說到不好。正相準也。

●迭戰通弋質切。又徒結切。句會突也。引隱九年侵軼我。迭我殺地。亦宜用此義。

韻與颺同字林音遼。正義曰孔安國以戮力為陳力。猶言勉力努力耳。天禍晉國。文公

如齊惠公如秦。辟驅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

齊六年惠無祿。獻公卽世。林卽世卒也。穆公不忘舊。在僖九年。穆公不忘舊。

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

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

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

○擐音患。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

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林諸侯朝秦。事無所考。想

因文致。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之耳。註云謙非也。特少

晉自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

寡君擅及鄭盟。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

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于秦。無祿。

文公卽世。林在僖三十二年。穆為不弔。不見。蔑死我君。寡我

襄公。寡弱也。正義曰。輕蔑文公。以為死無知矣。謂襄公寡弱。而陵忽之。迭我殺地。奸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于費。今緱氏縣。

第一截又分四節起從同好說來作二  
 開是穆之成又一開既報舊德略作一  
 合大造于西着實一合是重稱已之功  
 而輕輕沒入之善作陪筆也  
 第二截亦分四節穆公兩節作開康公  
 兩節作合是重責入之過而輕輕文已  
 之非作陪筆也  
 第三截亦分四節以第一節跌起第二  
 節以第二節引入第三節而第三節又  
 以二心于狄陪三于楚第四節又以  
 惠顧陪不惠結出絕秦本旨句句責已  
 則輕責入則重為極利之口極曲之筆  
 極奇極妙之章法也  
 此文處處要着其住法然法尤要着其  
 接法起法于不變見其片段之整于極  
 變見其起伏之奇又按古文看參差

○迭一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滑晉同姓。撓傾  
 音逸 乃卯許高二反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  
納文公。而懼社稷  
 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  
秦使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 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秦穆皆卒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文六年晉襄 康公我之自出  
秦穆皆卒 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  
晉外 蕩搖我邊疆  
其月反徐如字蝥莫侯反正義釋蝥

不難最要識得整齊處如論參差則首  
 段穆之成一層報德大造却兩層次段  
 穆不克逞着一是以有康絕我好却着  
 兩是以有其餘伸縮順逆態極妍可  
 望而知也論整齊則末段兩君亦兩是  
 以相對兩告我兩君若又相對首段穆  
 之成與我有大造對穆不克逞與康絕  
 我好對合兩段又兩則是對與眾段獨  
 別而尤妙者大造于西東道不通直以  
 東西二字為眼目蓋深恐我後人紛紜  
 歷落中目迷五色特標此以為段落指  
 南其加惠至此豈不祧有以也

云食根蝥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在文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  
 河曲  
悛改也。林黃河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涑水出河  
 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  
 入河。涑息錄反又音速 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  
在文十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言康  
 絕故不復 及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 我君景公引領  
在宣五年  
 西望曰庶撫我乎  
君秦桓公 君亦不惠稱盟  
在宣五年  
 稱尺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 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  
度劉皆殺也正義 夷我農功  
度劉皆殺也正義 虔劉我邊垂  
重言殺者亦圓文耳

●俘取也。爾雅軍所獲也。說文  
 ●秦不通道于東方諸侯。林

連寫五是以獨令狐之會者寡君字于平叙中露出賓主或于變中藏整或于整中藏變不細心領取孤負千古矣

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由事

之延前用兩猶字此用兩亦字亦左段處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晉獻使伯車來命節承上此即起下脈絡分明

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在我寡君是以有令

狐之會陪出此句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

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未終參訂然古人之文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宣子書前稱寡君後

云夷與孤之二君又不祥二句捲領下分兩扇背棄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也及與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曲華君不伐狄耶季隳磨答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

伯車節正為誓盟起本故詳為其來命之辭以為下節對照之地又特特回顧起手獻穆同好為一篇首尾之照應也

背盟兩層對叙尤妙上層一心何在只一見下層二三其德及不壹在兩頭再見上層告我作倒煞下層告我即接來作順領上于狄只一語下于楚却為多語略實詳生華華有法也

宣字倍字緊照應

獲之納諸文公正義曰赤狄之女由君來賜命曰白狄以納文公故得以白狄為昏姻

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

更君有二心于狄此處省一曰字有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

告我此處省一曰字言狄雖應答秦而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求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醜惡極妙極秦三公楚三王此曰字對前段伯

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未用雙調對。然非此不足以收束一篇層波叠浪之文。

通篇俱是造作出語言。最為工鍊。叙事婉曲。有條理。其字法細。其句法古。其章法整。其篇法密。誦之數十過不厭。在辭命中。又別是一種格調。於古今罕有兩。真可謂神品。月華

上述其文。下叙其事。此數語乃兩截過接處也。數語為前文下註脚。見絕秦專以背令孤之盟為口寔。而麻隧之師所由來也。杜註謂晉辭多。傳據此以

正秦罪。意欠融洽。數語不守。起手提明。而于中間作轉筆。亦作意變化。且便于接入戰事耳。

記獻子語。見非徒以絕秦曲說口舌得功。也是作者綿裏針處。

亦相對。成。片。段。處。心疾首。睡就寡人。寐亦痛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

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豈敢傲亂也。君

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正義曰。佞非善事。而以不

名。為惡。敏捷。是惡。佞。為善。敏捷。是善。佞。按此亦曲

說。敏于善。安得目之以佞。蓋時人以佞為賢。不佞猶

謙言不。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傳使。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

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辭多

傳據此三事。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荀首。士燮將

以正秦罪。上軍。代荀。卻綰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荀。荀營佐

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卻至佐之。代趙。卻毅御戎。

欒鍼為右。卻毅卻至弟。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

大功。郵軍帥。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

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

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差初

佳初宜二反。更音庚。女音汝。正義曰。商鞅定秦爵。二十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公

結句與起句緊照寫晉侯此行得意之極為絕秦一篇妙文生色蓋一紙書賢子十萬師矣世人不知以為後半全與前文無涉惜哉宋韓文朱批

一求入于大宮一帥盟于大宮本對說而前則殺某某而反軍于市後則從而焚之而殺某某分明以殺入分在兩頭而以軍市焚市併在中間也只一倒順

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微侯  
曹宣公卒于師師

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麗力馳反

逐晉侯于新楚  
逐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逐五

反嫁

○成肅公卒于瑕  
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

子印子羽  
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反軍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

法。

左氏于一申通下之事亦必裁對整齊如此節一守一逆將兩使公子雙提下以秋冬對起負芻自立子臧將公分叙一則諸侯請討晉人請俟一則國人將從成公請反兩兩叙來恰好以負芻弑立起子臧致色住裁對整齊中讀去又毫無裁對之迹平淡文字使入咀味不窮一篇都用虛字作穿以文貫事叙

于市  
因大宮不能入還屯軍于鄭國之市也林註自訾歸非

盟于大宮  
子駟穆遂從而盡焚之既盟國人遂從公

子班之師于市  
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而盡焚燒其市

叔子如子孫知子駟子  
駟武邦反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宣公

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犬子而自立也  
宣公犬子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

子臧將公  
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

法輕逸

●許瀚曰。人臣不維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襄十四年。衛獻出奔之稱。兆於此。朱批

●賀仲執曰。有宜歸而歸之為重者。蔡季魯季于陳侯之弟是也。有不宜歸而歸之為惡者。鄭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孟彊孫林父是也。朱批

成公。告罪且請焉。請留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負芻。子臧曹伯。為十五年執

曹伯

經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

卒黎比公。密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鄭

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林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

嫡姑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林定公卒。子獻公衍立。

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林桓公卒。子景公立。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

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孺送孫林

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

卿之嗣也。同姓之卿。正義。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大國又以為

請不許將。雖惡之不猶愈于公乎。君其忍之。違大

見伐。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

衛侯饗苦成叔。成叔。衛侯子相。相佐禮。惠苦成叔傲。

此篇是搭叙格。雖上截寫林父下截寫成叔。而當以卻孺為主。故兩截以卻孺送林父衛侯饗苦成叔兩句為線索。安頭林父接叙卻孺由賓入主也。若兩平分讀則失之矣。

●為。或于偽反。釋文

合傳于不相蒙者。必有聯絡映帶處。此兩公字正相映也。一公字宗一公其家由前而觀。知世家之有神于國。由後而觀。知元宗之必本乎身。宗字家字亦兩兩有意。莫笑此說為穿鑿也。



●觥。角上曲。與旨美也。思語詞也。詩傳觥。同。周南。豳。風。並不見。罰。爵之意。杜据。周禮。恐非。彫。

●引詩之福之來求。以形夫子自取禍之道也。

此條合下至自齊節讀。與宣元年公子遂事同。只添稱族舍族四字。而傳之釋經者益詳而明。

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

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

柔德。雖設兕觥。觥然不用。以兕角為觥。所以罰不敬。觥。陳設之貌。兕。辭。妨反。觥。古橫反。觥音蚪。正義。

周禮。小胥職云。觥其不敬者。韓詩說。觥。五升。廓也。君子有過。廓然明著。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惰。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

七年卻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倒句法簡妙

●非舍族承上文也。說已見于宣元年。彫

●說經文細者。入無倫。稱舍。盡志而晦。月峯

春秋一部書法。大意却于此處闡發。蓋只一人一事一時。而稱族舍族。各有義例如此。春秋比事屬辭。大畧可睹矣。

數語反復。一以形容不盡者。夫都與魯論記夫子德容。溫而厲。威而不猛。意同。上兩句。同環說。下兩句。平對說。末一句。抱說。杜序。平。分。五項。亦無不可。章。是文章。汗。汗。下。鄙。猥也。彫

杜讀汗為迂也。

衛。衛。初。立。並。不。見。言。語。若。何。舉。動。若。何。只。不。哀。二。字。而。夫。人。嘆。矣。大。夫。懼。矣。孫

子入其邪。邪。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

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志而

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

以示大順。盡而不汗。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汗曲。汗。憂于反。懲惡而

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此五者。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

文子二心突矣。而其幾已伏于起手。  
一筆中真傳神之筆。

起十七字作二句。只一之字。一以字絕。  
無祖故。而其人已可想見。只起手一句。  
絕無聲臭。而一篇之線已伏妙極。  
夫人語不多。而哀怨入骨。接連三四轉。  
字字傳撫膺扼腕之神。魏永祥朱批。

文子三事亦作一句讀。與起長句相配。  
亦子字寫盡一時涉冰履虎之神。  
聲音悽義同。

犬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  
如定公妾。行獻公。

既哭而息。見犬子之不衰。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

林夫賤。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公人。定姜言

者之稱。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

余是也。內如字。徐音納。大夫聞之無。

不獲縛也。使主社稷。縛。衍之。母弟。縛。大夫聞之無。

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寶器。盡

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

經乙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

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

歸之京師。禮也。林特。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

固卒。四同盟。成共公。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林此

蕩澤稱國以殺而山不  
書氏有司法守之辭也。公子目夷  
**宋魚石出奔楚**  
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夷未嘗與  
甲國會今始

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  
離楚邑淮南縣。鮪音秋。林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

侯之大夫會吳之始。  
自是大夫自為會矣。  
**許遷于葉**  
許畏鄭南依楚故  
以自遷為文葉今

南陽葉  
縣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討其殺夫子而自  
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惡不  
及民

凡傳有先解經後敘事者所叙之事不  
出所解之經今此篇則半自解晉侯之  
執後半自叙子臧之節若不相涉不知  
其正相發也以及其民釋不稱人便

將曹成自立一案輕輕抹過亦便為子  
臧讓國留地步若如林註為討罪特  
書晉侯則子臧不敢失守真昧討賊之  
大義而執經經之小節者矣何以見貴  
于春秋也哉大抵古人文字須看通體  
局段不當泥一知半解失作者苦心也  
●爭立乃春秋故習而有讓國若子臧  
者殊可佳尚當與吳季子同高風矣  
穆文熙

子臧非不能君國也有見於負芻之作  
肩耳與其得國孰若全身子臧有焉  
判開矣

末二句以一節字應三節字于下兩句  
應守字失字于首句却應聖字應法又  
均勻又變化其妙尤在不敢失節偏奉  
入守字以帶抱中句神化之筆

○林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例不稱人以執愚  
按稱晉侯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  
**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稱人  
示眾所  
不然則否  
謂身犯  
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聖人應天命不拘  
常禮。林如唐虞

禪夏殷周繼湯武革命達其禮節無可無不可。  
正義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  
次

守節者謂賢  
下失節愚者  
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

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  
為下宋  
亂起

此節作兩截讀前為申叔所訊後為韓獻所料摠為鄢陵之戰楚敗子反死作張本也

●按十二年傳宋華元合晉楚之成五月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今樂武子欲報者蓋欲報公子罷之來也然據韓獻子之語則似欲報侵鄭衛之讎然觀背盟及信禮等之字則似報聘禮前是訛子反故特詳子反之言而斷以欲免得乎後是料楚子故特點楚子侵鄭而斷以無民孰戰參差中裁對自整故佳此篇作兩截讀上半叙子山見殺下半叙魚石出奔事本一串而上下處分都

○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

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亾欲免得乎言不楚子侵鄭

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使重其罪民將叛

之背盟數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以右師為主讀者當對叙中得其提束穿揀之妙

看來起手一段為一篇許多人作總提之筆一分兩對蕩澤弱公室為上段提

句而以言背其族結之魚石五人出舍睨上又為下段提句而以遂出奔楚結

之末又另結以與首段相配章法最整齊完密以魚石五人對蕩澤一章

法甚奇●麟雖曾孫世本附上截寫華元出奔而魚石五人止之下

截寫五人出奔而華元止之恰好有此相對之事以成此串揀之文

依經文事凡四節今于上截併叙三節而下截單叙一節極裁剪伸縮之妙後

人以少對多事多反用少華事少反用多華其奇變蓋本諸此也

三篇

●經云華元歸自晉。傳以為歸自河。注曰護。更撰告辭。不可久。形

又看篇中人名凡點四遍。恰好一分一。摠相間而寫番番各別而起結段落生。乎其間先叙華元出奔則寫一遍而特。提右師以立一篇之主。次叙華元復歸。則寫兩遍而另提六官以伏昔族之案。次叙五人出奔則寫三遍而創其官于。始寫四遍而創其名于終。至于山之殺。則插叙中段而獨點經文不嫌于略。明以華元之出歸分叙于首而以五人出奔。單叙于尾。殺山事為上下樞紐兩

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

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

無祀于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林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

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戌桓公會孫言其賢。桓氏也。華元必不討。戌音恤。

雖亾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林華元

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林子山即蕩澤。因子山見殺故將五人點清。書曰朱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

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頭一脚又兼蜂腰局法也與兩對看皆可以窺作者匠巧文到化工則方瑤圓璧唯所取材耳

俞寧世曰此是同族相攻故前歷叙諸族而用背其族句然以族姓作主腦以官職作纓帶文境便爾迷離

●說文滋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又曰決行流也言去土而行水也 附

出舍於睢上。一筆以為結句作地。睢水名五大夫喪。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

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

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

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

馳絕句則決睢滋。一邊看出以文貫事筆法最佳。滋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陣矣左師二司

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林。華元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

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老佐戴公五世孫。裔以制反。

註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以韓厥斷之足矣又補敘每朝必戒一事為三郤害字作註脚蓋明以盜目之罵殺千載如賢嫉能一流人也為之快絕

●朝音潮 每朝君時 許莊注

●盜憎二句 金人銘

●婦人之言如此類絕少即達士之見何以加諸吾每讀及此為色變矣 穆文熙

古所謂拒虎而得狼者其許遷葉之比乎

○晉三郤害伯宗林三郤郤錡郤至郤犖害嫉也 譖而殺之及欒弗

忌欒弗忌晉賢大夫 伯州犂奔楚伯宗子 韓獻子曰郤氏其不

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

弗忌故日驟也為十賢婦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

憎主人解頤語 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應巫臣語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

經丙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雨如字

公羊傳云雨而木不書名未同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林

文公卒成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 ○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

子○厲於斬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將伐鄭

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 ○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李廉曰公羊以晦為昏與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也 朱批

不見公不及鄆陵戰故不。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於是始以王臣與伐。林。

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

歸無傳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茗音條。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

晉卻孺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刺之法。刺本又作刺。七賜反。

●三刺義已見字上

比前賂更重。蓋西門之盟蕩然矣。范吉文朱批此等皆時事轉關處。說詳十二年表分斷。茲不復贅。

滕君卒而宋見伐。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者耶。

●城門失火八字成文。用杜弼檄梁文。本事出呂氏淮南子。

左傳總以對寫為工。如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諸洧。獲將鉏樂懼人。既非他地。亦非遠而敗。人敗倏忽。不常文。特一順一倒。兩兩對寫。別無他奇。而自覺其妙也。

●國語云。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比此起句似通。評苑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

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

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鉏仕

魚在魚二反。洧七藥市藥二反。一音酌。彼彼宜反。

退舍於夫渠。不傲宋師不傲備。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

鉏樂懼。宋恃勝也。洧。陂。夫。渠。洧。皆宋地。

突然出論。若顯樹是非。其鋒甚峭。而不  
言其故。月卷

●武子語一句。人情國勢俱盡。更何須  
多語。詳節

晉楚三大戰。一敗兩勝。左氏各有所主。  
城濮之戰。是結上文。極寫子玉。只要  
視出晉文之請。邲之戰。是對面文字。極  
寫先穀。只要托出楚莊之霸。此番鄢陵  
之戰。是起下文。極寫文子。只要跌出  
晉厲之不終。文中前半三憂字。中後四  
天字。乃一篇之主。以文子起。文子結。結  
處。命字順應。天字德字。倒應。憂字總見  
鄢陵之勝。適有天幸。德不配命。則憂方  
大耳。論戰不出權謀。此獨全講道學。于  
秋龜鑑。豈唯文字爭雄也哉。  
通篇凡分四大截。乃與師至。以為外懼。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鳴鴈在陳留。宜增夏四月。字方合。後日月有根。奇關。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若唯鄭叛。晉國

以逞。  
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

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篇注。射。只管目前。

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  
代荀庚。正義曰。國語。欒

武子將中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异者。  
彼分中軍為二將。將上而佐將下也。 郤錡將上軍。

代士 荀偃佐之。  
代郤錡。偃。荀庚子。 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

荀瑩居守。  
荀瑩。下軍佐。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

是未戰前事。甲午晦。至公從之。是將戰  
時事。有淖于前。至免。使復鼓。是正寫戰  
事。且而戰。至宵遁。是既戰後事。起將伐  
鄭。結三日穀。皆詳文子語。合中間欲反  
不欲戰。執戈以逐。三處提掇。為通身之  
關鍵也。

每截又各分數節。每節又各有提掇。大  
約或正或錯。或近或遠。都兩兩相對。到  
底左氏出新無窮。于韓濮邲。蓋四大戰  
後。又另有一番至奇極妙之格矣。

第一節有勝矣。與第二節楚懼不可用  
也。對一勝一敗已定。一篇之局。三節晉  
濟楚至。文子欲反。與四節遇于鄢陵。文  
子不欲戰。對紆憂外懼。照定首尾。落筆  
于楚。陳之壓晉軍也。不用實寫。却于郤

軍將佐死亡不復存。唯韓厥在耳。郤至  
佐新軍。不言上下。是新軍唯一餘皆罷。

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耳與往。  
中伏筆。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楚子救鄭。司馬將

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公子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  
叔時老。在申。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  
器猶用也。林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如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信戰之器也。  
器猶用也。林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如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至口中論出一于晉陳之疏行首也亦不用實寫却于楚子眼中望出虛實互用結構尤奇七節黃皇以萃主卒策楚必敗與八節筮史以射其元決王必敗對先作伏筆九節違淖揆淖晉幾陷而幸出與十節中自中項楚已傷而不辱對則此文之正面矣以下零叙戰日許多開文章法忽變十一節與十八節對卻至遇楚子之卒變鐵遇子重之旌一則閉弓一則承飲一稱君子一表整暇一則肅使而退一則免使而鼓言詞舉動色色映帶是選對法十二節韓厥從鄭伯與十三節卻至從鄭伯對一從後逐一從前遮十四節石首內張與十五節唐荷請止對一欲去旗一欲免君十六節養由基再發盡殪與十七節叔山

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林德以施惠故民生厚刑以  
正邪故民德歸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林義以生利故民用自利祥以  
事神故祀事有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林禮以順時故民時皆順信以守物故百物  
用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  
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敦厚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死者補正陸氏曰軍國之事有所闕乏與杜解別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

冉中車折軾對一以射一以擣皆連對法連對在中間選對在兩頭自成一大大片段由是而十九節子反命更與二十節黃皇狗師對一是發狠一是使乖二十一節楚乃宵遁與二十二節晉三日穀對一收楚敗一收晉勝結語又自與起手首尾選對一憂于未戰之先一戒于既勝之後通篇一綫雙行而其對寫尤妙者則中間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一實一虛一承上一起下整整對仗而又總寫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以一筆作兩對分明以此數句為全文中腰轉換與鄭戰盟有日矣同一機袖合而論之城濮篇純用開合鄭戰篇純用轉換此篇則純用聯對相其才情機法真瀛州之木一葉百

棄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義不瀆齊盟不詳而食話信不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而疲民以逞刑  
正邪而荷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  
也。底音旨。又之履反。正義曰在上之信不著于  
人號令無常則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  
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姚句耳先歸  
戰也。  
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  
決鄭敗

影如何之樹隨刀改味神化無端吾何以測之願書萬本讀萬遍而已矣  
●如何樹已見宣十二年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有核金刀剖之則飴非此則辛 神異經

●奸時以動此數句蓋論夢平日事非論今日之事若以即時論晉并先奸時以傳文今楚字誤認耳

●謂不復從事於楚 補正  
●范文子慮戰勝驕君恐有內憂後果如其說可謂遠見但晉楚既以合盟安能終止止之或可在初發謀時也 後受原

●何又門曰至理名言前後主意於此說破 朱批  
●以上第一截是未戰前事 朱批

以紓憂也 紓緩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

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敗也在僖 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死於狄也在 邲之師

十五年 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 皆晉之恥

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見先君成 今我辟楚又益恥

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亟數 秦狄齊楚皆

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 齊秦 敵楚而已唯

文子凡三提憂字前一番對伐鄭說第

二番對逃楚說第三番對服楚說讀諸

侯皆叛晉可以逞殊自駭人即我偽逃

楚可以紓憂亦不可解及讀外寧內憂

數語乃見文子胸中成竹有絕大議論

絕頂識見在直作死于安樂生于憂患

絕好註脚二百四十二年間蓋無第二

人說到此者豈非至文 執戈以逐忽

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奇談至理 驕亢則

也 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前夜月黑故晨字起見星止

其未備 軍吏患之范句趨進 句士燮子 曰塞井夷

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 為戰道 林為楚所歷戰地

迫狹故自塞井夷竈以為戰地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又不可出陳故結陳于軍中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林

言 晉軍勝楚是天感晉於亂亡晉君不 樂書曰楚師輕

窳 窳勑彫勑甲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三備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文子本意矛盾也何等斟酌。他篇斷勝敗皆在局內此篇斷勝敗都在局外亦脫換處。

子反于過申一見子重于望晉二見都為後文閉中伏筆。

六間上六句已盡此下又是摠上意申說。月峯

軍可忌者在將帥不和。全上

戰陳之道以將帥和睦為先。楚惟二卿相惡便可致敗何必六間哉。穆文惠

歷壘故可望。文門

此段花團錦簇。最一篇精神凝聚處。合上段彼此虛實互見為兩兩對叙。另關一境串寫奇變千秋獨步後人無窮狡獪總不能出其範圍耳。徐揚貢曰墓寫鬚眉畢露。王曰下九也。

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

蠻夷從楚。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者不結陳。林註以上五句為五間。下四句為第六間。按第六間當只在陳而蹕。蹕一音敷。華亦作合。而加蹕。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關心。其所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巢說文作輶云。兵子重使大。

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騁走。日名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日合謀也。張幕。

矣。日虔卜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日將發命也。甚蹕。

且塵上矣。日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上時掌反。皆乘。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日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

乎。日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日戰禱也。禱請于。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王卒告。黃皇楚鬪椒子。宜四。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

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

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按服虔以此。

伯苗告卒兩語東上渡下。轉折圓捷之。

至妙。用對句雙縮令文氣聚而復舒。否。

則散。散寫去未免懈。緩不見結構之妙。

矣。恰好一對妙格天成。

皆曰二字緊項上兩以皆。此三句乃。

是為兩以皆作雙縮之筆。註以皆曰指。

字七矣。字一乎字。歷歷可指。尤妙。何也。字只一見。無間答痕迹。

千古奇事亦千古奇叙。真是神品。峰。

翼評細陣整暇。反在楚人眼中看出。叙法奇宕。千古絕調。朱批。

晉侯左右而言似無着落且不成章法。州犁侍車自當俯視賈皇賈皇在陳中亦自然仰睹州犁固應兩相指點若單貼晉一邊妙景全失。

●臧目叶句是繇辭國賊王傷是斷辭而王傷亦叶。

●以上第二截是將戰時事。朱批

文在州犁賈皇之下。蓋州犁言晉疆賈皇言楚疆。故云皆也。正義據下分良萃卒之文以駁之。太拘。賈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主族而已請分分應處朱批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也。萃集必大敗之公

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賊射

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賊也。南國勢賊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臧子六反。補正曰易以外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日。明夷于南狩。是也。復一陽浸長而至于乾。有南國賊之象。國賊王傷

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而戰。孝徒較二反。

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而戰。孝徒較二反。

掀淖事為中目作陪亦見此勝幾不可保暗與結語關會非閒筆也。

晉師詳叙于前公行另叙于此因帶入楚子御右并鄭一齊作類叙為下半篇提綱而韓卻兩御右又分點于後一篇軍乘凡作三番點次亦章法小小變化處咀華許亦云。劉繼莊曰又夾叙鄭我車在內更加陪聲勢。朱批

●注御字失當。彭

●追叙乃用干支紀亦僅見此。月峯

●一本之黨間有字字。正文

癸巳乃甲午前一日也又一倒叙法。違淖下本緊接公行陷淖事然不點出

跟蹙井夷寵來左。右相違故公行獨陷。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辭。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

步毅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

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

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離力志反。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

公以出於淖。掀舉也。掀許言反。捧轂舉之則公掀

反。癸巳潘廼之黨與養由基躄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御右則此陷無根。掀掉下亦墜。按中目事然不點出占夢則此射無根。因各用插叙之筆而又各以實筆陪之。叙法自清而又變動可喜也。

●潘黨在右而名養由則其技之長短可知。

●鞞韋之跗注即禮所謂主之佩倚。臣之佩委之意。鞞韋注着于跗上言其拜俯之狀景也。跗注本以注于跗名之此宜活看。

●復出此奇。月峯

此段與後變鐵段相映于干戈槍攘中忽然雍容文物令讀者倏換一番眼色。

黨潘厄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王怒曰大辱

國。賤其不。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

周世姬。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

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

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毀。毀弓衣。以一矢

復命。言一發。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

文情極濃。文致極艷。飛書馳檄。兼以高。文典冊首尾溫麗。無一累句。合枚馬為。一人無此風調。縱倚馬露布不免槍父。面目耳左氏叙戰大篇當以此為壓卷。矣。●辭命。月峯

注近

一作

與音

預

汪環谷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唯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衛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不能修政于內而徒務求逞于外。迹其所為去楚處無幾耳。

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曰方事

之殷也。殷盛也。有鞞韋之跗。注君子也。鞞赤色。跗注戎

跗與袴連。鞞莫拜反。又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音妹。跗方于反。袴苦故反。

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閱蒙甲胄。閱猶。不敢拜命。介者。敢告

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

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于至地。若

今擡。擡伊志反。揖也。晉宋儀註。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也。從遂。其御杜

高息齋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之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奔鄭而楚始為秦弱。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主將者。國勢浸衰。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子宜在君側一頓。

此數節自成一小片段。凡對寫皆參差。暗對此處兩從鄭伯。明用整對乃止。亦止。晉師乃止。合之則又成前偶後奇章。法中間夾一乃死。跟鄭伯則連上二節。對楚師則又連下一節。文到化工。陳思

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溷戶昏戶本二反。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郤至曰。傷國君其車以執之。翰音韓輅五嫁反。

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旂於毀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俞云。了。追鄭謂君大崩。

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楚師薄於險。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追

好以暇石  
經初無  
刺以

鏡蘇蕙錦顛倒回環。無不精妙耳。一從一輅。內旂壹大。鄭伯幾不免。楚則或射或搏。餘勇可賈。乃寫還經。文楚子鄭師敗績。兩句。非閒文也。朱批

薄險與陷。淖映射搏與躡。甲映乃文字。唯恐落莫。着意設色處。

文字相對最要。工力悉敵。尤要層轉層勝。如此段。比問弓段。一樣風華掩映。却更加曲折厚實。以中有精警語也。入武庫者。使人有應接不暇之嘆。此文真不啻觸目琳琅矣。●奇不盡。又復出此。朝長文疎密相間。必有幾處。着精神。首尾中三者。正聚精會神極肯綮處也。此篇首以談理。勝中以敘事。勝尾以辭。介勝首是出色。寫一個人。中是出色。寫兩個。人尾是出色。寫四個人。三處寫得十分

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

死。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言一子皆有過人。之能。發一音廢。囚楚公子棧。為郤至見。樂

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整是形。服是神。不整。則不能。暇不暇。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今兩亦不能。整也。兩字。包得七書在。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之言。公許之。使行人執榼

命辭

出色而通體精神皆為煥發。英文荷有一處不允已足多世。况三者兼而有之。而又居其絕。那得不橫絕百代也。俞寧世曰。整暇是晉所以勝。輕窳是楚所以敗。先說被輕窳。以後逐節摹寫。先歷叙整暇。至末忽然點明。兩國大勢了然而文又錯綜變化。 ● 榼酒器。

以上第三截是

整暇二字。正對輕窳。前盡論事。極得主腦。但緣此說。竟以整暇歸之。范文子則又主張太過。文字語全照匠麗。篇伏筆。何嘗以整暇為此番戰勝張本耶。文中往往作塗上。搭下之筆。起處鄭聞。晉師告楚。中間公卒告王。末段且而戰。見星未已。皆是轉板筆法。亦即作前後章法。矣。妙甚。 ● 展整也。 郎康原意。 上三字句。此四字句。是略變文。蓋亦

承飲造於子重。承奉也。日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御侍。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謂其能記往日之。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言林註識禮非。凍上領下。章法亦整暇之極。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重。重察夷傷。夷亦傷也。服補卒乘。補死。繕甲兵。繕治。展車馬。展陳。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蒐閱。秣馬利兵。秣穀。馬也。修陳固列。固整。也。蓐食申禱。申重。明日。

以上第四截是

避太方。月峯。處處出色。寫楚共王與鞏戰出色。寫齊頃公同一筆法。所以反射晉厲公也。至末明點一句。天敗楚也。夫則此勝全屬天幸。而並非人能。與文子存亡天也。緊相呼。應。跌出。結語。警。醒。非常。文子引書作戒。回應起手。收拾全文。章法完密。 ● 楚師猥未甚敗。而王遽遁者。二卿相惡。子重回子反之醉。與王俱遁。以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胥潰者乎。又門。以下兩段當另讀。此段乃經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傳。下段乃經會于沙隨。不見公傳。蓋編書者誤連之耳。 ● 緩而峻。朔沙隨之會。本與鄢陵之戰不屬。殺子反亦宜另畫者。以前不宜以文子為起訖。

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康誥。言勝無常命。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亦宜另畫者。以前不宜以文子為起訖。

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三肅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克

殺此便不成章法也。觀城濮篇將能以德攻終住而殺子玉事不附前尾可知矣。此節亦用對寫覆師徒隕師徒死且不朽敢忘其死兩兩相準而使謂則前渾厚後尖刻對語則前甘心後含忿皆傳神之筆。

此篇為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作傳其不見公以鄭陵之戰魯獨後至之故其後至則以待于壞隕之故其待壞隕則以宣伯之故此是逐層推到前于是因待于壞隕宣伯即以待勝誣魯侯貨卻讎卻讎亦即以待勝誣壞隕新晉侯此是逐層遞到後末以二筆結之曰晉侯不見公與楚子圍宋篇同一筆法而彼

以直省此以曲省各極其致也。

●敘事簡鍊以委曲情多遂竟至精。

凡三寫壞隕以首句出于壞隕為主下兩待于壞隕句前是寫所以後之故後是寫所以不見公之故以遞為對亦一頭兩腳格。

凡作四層辭令亦自婉轉有致但理終有虧不得暢所欲言讀去一似斷斷續

朽。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

敢不。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

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衛侯出于衛公

出于壞隕。壞隕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

通于穆姜。穆姜成。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日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指之曰女不

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于壞隕申宮微備。申勅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使孟獻子守于公宮。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

待于壞隕以待勝者。觀晉楚。卻擘將新軍且為公族

大夫以主東諸侯。承上轉下通說而用對句圓潔之極與

侯。晉侯不見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三國人口



續者然神理之妙正在于此

憂猶未弭當指君之憂註以國人從

子臧為憂下文又何必以亡公子為辭

耶一先君無乃有罪下暗藏一令君可

幸無罪在內却不敢明言故下文只用

反語暗轉

一難一解只用兩有罪作反正開合詞

令最輕而捷也

●有罪即頂上先君來總是辭命借語

法月峯

諸事若各為段落則此文在皆失軍載  
乃詳叙伐鄭無功以見魯君臣蹈險而

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

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

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

罪而見討得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

無以先君故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君唯不遺德刑

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遺失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

傳○伯如字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用對句叙簡

行為下執季孫請季孫起本曹人請復

另作一節與魯事不相附麗也若通長

觀之則當從戰之日直至僑如奔齊為

一篇乃命情事實申章法亦首尾相應

耳此皆後人誤分誤合非左氏本意

此段分三節第一節為主緊跟環墮篇

來命公申守前因此不見公今又當因

此執季孫矣特為下篇伏筆 第二節

極寫聲伯之忠亦為下篇請季孫伏筆

第三節詳寫諸侯怯敵晉師失援以

見不敢過鄭之不足為魯罪而宜伯之

讒之不可信也總是寫魯不是寫諸侯

御案負芻篡殺法所宜討而天王不

誅此春秋所記也若余氏光為擦綴由

三書

初復欲使公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

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為食于鄭郊師

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言其諸侯遷于制田熒陽

宛陵縣武子知武子佐下軍荀瑩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

鳴鹿陳國武平縣遂侵蔡未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

頰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

相失宋衛

晉於當日情事亦合。朱批

此節只完請曹伯及子臧讓國事。本不涉魯。然魯負有罪而尚歸季孫何罪而猶執社稷公子社稷之臣。遙遙相映。合數篇申寫。章脈自爾流通也。

●倚知知卻子與亦范勢不兩立。故以此言中之。月峯

此篇分三節讀。第一節宣伯告晉執季孫第二節聲伯使晉請季孫第三節范文謂欒武救季孫各有一首絕妙辭令。宣伯之言曲而險。聲伯之言婉而摯。文子之言直而切。妙在兩人本為季孫却都以孟孫伴說。文子亦單為季孫却即以聲伯伴說。章法最勻。首段執季孫先文後事中段請季孫則先事後文未段

赦季孫又先文後事便令前兩節合看。事與事接連後兩節合看文與文接連。後人段落安頓點次順逆總不出此章法。又極變平寫文字其結構精緻乃爾。

宣伯語凡兩層。先言季孫之謀後勸晉人之殺。却有許多曲折。既以欒范動其所忌。又以多門刺其所諱。既以不從多門中以欲殺之實。又以寧事齊楚守以可殺之名。殺則不貳。不殺則必叛。語語刻骨。蓋以浸潤而兼膚受者。那得不入其元中。 ●文勢亦勁。月峯

三節又重中節。中節又分兩段。前段着兩魯國兩寡君。句為季孫却是句。句為魯後段着兩請字。句說自己仍是句。句為季孫兩層仍一綫也。

三請

某某亦變 後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他鎮公。子臧自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十三年已致其邑。故此曰盡致。

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言其忌卻。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前諸魯侯不濟事。只得注。力此兩人。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留守公宮。

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原丘縣東。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直揭。妙見得。何苦替此人出力也。若去蔑與行父。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他貳字。畔字。申說。不但為魯亦且為晉。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三

前親于公室。猶文之以公義。後為子請。邑直。餌之以私恩。蓋被聲伯將橋如之情。一口喝破。故也。小人肺腑。如見。三若字。一反一正。又一反。凡四層轉折。後又着「若」字。連首尾。共用六「若」字。相準為章法。  
●語亦淨然不甚精。月峯  
末節以季孫嬰齊並說。替嬰齊。亦仍是為季孫也。兩棄字相對。並不傷觸。卻氏却已隱。刺着矣。妙筆。

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究竟此兩人作主。宜伯之言。雖巧畢竟照顧不到。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衣於既反。食舊如。信字。對上句。應作嗣音。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卻犇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

●孫復曰。沙隨之公。晉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莒。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於魯。其惡可知。朱批

兩間字。以相映作章法。以倒換為筆法。  
●上文宜伯通于穆姜。下文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而此書齊聲孟子通橋如者。蓋以聲孟之多。且終致國亂矣乎。

平放季孫多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名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名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

○齊聲孟子通橋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想高國比季孟更難措手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聞于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依。

○下間。問則之間。讀者或如字。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正義曰。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數數自稱其功。

郤位於七人之下。左新軍位在八。正義曰。此時樂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郤欒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稱已之伐。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掩上功。

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補正。今五子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已之功。所以明怨咎。

○林為明年。晉殺三郤。傳。

今而明之。以死字作活字用。最佳。

斷語兩層用。順承釋書兩意。用倒承無不變者。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夏之始。可以乘春。以秋之末乘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胡氏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經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林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秋公

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晉侯使荀瑩來乞師。無傳。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

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

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

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

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

鄭侵晉。衛救晉。楚伐鄭。諸侯伐鄭。紛紛擾擾。無端接却。范文子祝宗祈死一段。文字分明。外未寧而內憂已將作也。將反自鄆陵四字。留于後。厲公反自鄆陵對看。則此文之意得矣。讀此節而前篇之旨愈明。

卒于貍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脰關。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五同盟。獲俱縛居碧。二反。栳定公卒。宜公輕立。邾子貍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音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虛起居反。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救以侵告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于楚。在陽翟縣西南。

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戲許城臨洧水。戲許

尙寐無恥。詩人所以詠鬼爰也。克敵為疾。速死為福。前後相對。成章中。以難將作矣。承上起下。轉核尤佳。以辟為晉可逞。以死為范之福。奇談而有至理。奇甚。月華

●返自鄆陵之下。恐有病字。文子知病之不起。且欲使諸大夫深戒。思故作此太甚語矣。以疾不已為幸。當今之時。不願生之意也。然按國語全同于此。

此二節連上讀。所以終諸侯伐鄭之事也。

宜。○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困。祝。太祝。宗。宗人。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祝之又反。

●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為因禱自裁。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好盡言于亂國。國武子所以見殺于齊也。其實鮑牽始作之孽。故蚘恨最毒。受別最蚤。夫子責其智不如葵有以夫。亦有簡法。月半。

不知所以只見其有節。此是筆妙。然其要亦只在鍊淨。月半。

最恨此人眼明口快。則之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

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肩。閔巷門。正義釋官云。宮中衙謂之壺。衙門謂之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會孫。武子名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漸臥于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

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公子。

鮑處守。高無咎。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打。州。驚。蛇。矣。蒐索備姦人。索所百反。帶筆。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公子。

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家訛作。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豕補正非之亦誤。橫挿此句見讓之難。

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知。而。無。知。鮑率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得志故。

此段乃插叙法。不重句須之讓。而重鮑國之賢。亦不重鮑國之賢。而重鮑牽之不知。以致殘其身。而非移其後于弟也。結以夫子語。遙接前則鮑牽句。而斷之法。與則強組篇正同。

簡而轉折多。愈竟濃。然亦以事佳。月半。

同一篇其足于強組曰不能是正責于此。曰猶能是反跌。又前直說入此。又比之物。可得化舊為新法。

杜註傳戒數占夢。按夢書云。夢飲食者。且哭泣。夢哭泣者。且飲食。夢喜則憂。夢悲則樂。今食而泣。泣而歌。此所以三年生而莫卒也。然說終無稽。唯是懼不敢占。理有當生。占為無傷。理有當死。則天道人事。謙益滿損。自然之理。豈曰戒數占夢而已哉。

前半連寫四瓊瑰字。後半連寫三占字。皆于冷淡中取熱鬧法。莫卒之日。却預註于前。初夢之年。則帶註于後。此筆法作史者不可不知也。以惟見韻。歌有風致。月峯

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長楚救。不成圍而還。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洹音桓。慮力於。

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瑰珠也。食珠玉。含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

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敢占也。還自鄭王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戒數占夢。繁猶多也。傳。可見符不在占。而在無傷之言也。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以高氏難告。

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于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林自。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宜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以高氏難告。

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于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林自。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宜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情事委曲濃至。登三語見勢。月峯。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善。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劫公。一層。乃倒應。後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移自斃。從反自鄆。陵叙。

入所以終士燮之言也。作三大段讀首段至季子欺余畫叙厲公聽樂書而怨卻至以起手一行作提伏一篇之脈次段至皆尸諸朝畫叙殺三卻事以厲公將作難句作提為一篇之主三段以甲劫樂書轉到樂書劫公結一篇之局通篇實主分明穿插變化細針密線之文

●軟語好。月峯

此文實主最多就外壁論夷長實而胥童主就羣大夫論書僂實而三卻主就三卻論又錡僂實而卻至主就怨卻論又胥童輩實而公與書主就劫公論僂實而書主而總之前以怨卻後即因殺卻忍君皆以樂書為主而實則天益其疾自作難以致難作者全以厲公為主也綜而計之殺卻是實執公是主

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僂與長魚矯爭田執而

梛之梛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鄆陵戰樂書欲固壘卻至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

也卻至實召寡君鄆陵戰晉囚公子茂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

衛之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苟瑩佐下軍居守

故言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不具

襄公少子捷不得立號為桓叔楚王也正義世家云晉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公告樂書書曰其有

虛活得妙俞云此秦檜之三字獄也

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鄆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祭之嘗試也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後卿佐林田獵之禮尊

殺者先與上文類叙成片段也卻至奉豕豕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卻至射而

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卻至公反以厲公將作難

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

怨有庸討多怨者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

自線索在手也

卻至雖驟稱其伐較錡僂則又有蓬麻之分兩番特與另叙最史家寧奪有權

處●以見孫周作一徵証月峯



前半先伏變書。令後半有根。凡寫兩番機詐。便是羅織一輩人小照。筆端直有鑄鼎象物之能。

俞寧世曰。閉門中立。與疾視君死而不討之失。固不容有所輕重于其間也。左氏于殺大夫。微發其義。而于弑君書法。詳叙之以待人自悟。後來史筆。從無見及此者。

●卻至驕尤。誠有取殺之道。然其信知勇之言亦自可信。揚升庵

●卻子之言。可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氏必欲文致其罪甚哉。承子

●沸蒲未反。王或菴曰。獨詳寫卻至。前後映射。章法靈妙。朱批

三人中。獨寫長魚矯能為下人將忍君數語。作引亦所以自成片段也。

●直寫得如此委細。然却皆一一有關係。所以味長。月峯

●彭士望曰。數語有理。有情。有力。卻至之矣。於百百倍。朱批

●威字。注甚迂。

●注或曰。畏。宋板作威。灑參同。

●逃威二字。終解未快。月峯

●觀卻至與卻錡語。見生殺之權。操之自君。為臣者。但引罪自裁而已。待命一言。聞之。可為悲楚。鍾伯敬  
公語顧上對語。即透下。此段從殺卻遁到叔公乃轉板處。

雖死君必危。

●言已雖死。君亦為吾所危。林註。言雖無切而死。厲公亦必危亡。非。郤至

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

其怨咎。●無與即。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

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

攻郤氏。八百人也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魍助之。沸

亦襲。抽戈結社。社。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魍訟。林

于郤。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

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矯及諸

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于朝。胥童以甲劫欒書

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復。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軌亦御姦以德。德綏。御軌以

此段不重寫長魚矯見幾正反映厲公始終以後自其莫作開文讀

●此段語却迂而不精

●無辱是辭命套語即若今所謂不勞之意杜注恐非 月峯

●王或菴曰殺三卻者羣孽也劫昏偃以致昏偃之執公者亦羣孽也故舉羣孽最精彩然著意在昏矯二人童之猛悍矯之無濟二如生而前禱一清後地一區分外

公使胥童為卿結過實一邊以下另提主作結也最是段落分明處此句不結于戶諸朝後而插入于此蓋牽上搭下也

前點清沸魁匠麗氏為外嬖左右作補此點士句韓厥又為群大夫作補無一浪筆

刑治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

林不施德于三卻而遽殺之不可謂御姦之德欒范偪君而不能討不可謂御執之刑 德刑不

立姦執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行去 公使辭于二子

辭謝書 曰寡人有討于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

無辱其復職位 胥童劫而執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

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

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 匠麗嬖 大夫家 樂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名士句士句辭 辭不 往 名韓厥韓厥辭曰

此厥之坐視厲公而不救也正應起手數句引古語直以牛比之好後者雖百世可知已

末二句正指樂書諸卻至之失使書不以私怨逢君惡則三卻不誅已亦不受甲劫之辱而君臣善始善終矣一語結通篇莫只指執公說乃見其章法之完密耳

●徐揚貢曰以君外二人作結 朱批 如許事不用鋪排只以一筆捲過分明寫其無知猖獗也字字為恃吳見伐寫生

此兩案合斷法四人見殺不同而書法則一傳于同處推其具即于異處見其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畜養也違去也 韓厥少為趙盾

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 補正

晉語註曰違其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

兵難卒存趙氏 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月主 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敗於鄆陵舒 道吳人圍巢

伐駕圍釐也 巢駕釐也楚四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

子囊師襲舒庸滅之

○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 民不與

同。總在對勘得力。一民一君只兩句。而必以順逆為法。引經作斷。前文挿不入。則留于此處對結。此伸縮聯搭之妙也。

●黃仲炎曰。晉房嗣伯數十年之間。北挫狄于交剛。西敗秦于馬隧。南破楚于鄢陵。威名震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之禍。此可為万世永戒矣。朱批

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

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

今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厲公弒悼公。周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也。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

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

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

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已丑。公薨于路寢。冬

此後出色寫悼公一起手。便爾神彩奕奕。中間詞令不必言。看其首尾敘事。有多少生動在。

●魏水叔曰。稱天一語。不特使立君者無權。而執君者亦有出路。其所自處。各假處。房公。經權無不巧妙。朱批

生十四年矣。上無承下。無接。憑空着此一筆。却令下文字字生色。古稱繪畫後

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魴

來乞師。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朶。虛朶。地闕。虛起。居反。朶他丁反。丁未

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

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

諸侯葬車七乘。正義。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

當如。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悼公生十

素功若此句直未素之繪也妙絕。開口便推心置腹提出天字所以杜人邀功歛望提出君命所以示入名分儼然不從則安用君反詰之也其詞厲從則神所福正訓之也其詞溫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兩問以決之既不得游移亦並非勉強皆推心置腹之談逐句讀之字字咬嚼通身讀之句句精神而固出自十四歲黃小之口也亦奇矣哉。用否二句上承不從下起從君亦中間轉振語但于順逆法畧變耳。結將其兄相形應轉首句為十四歲三字添毫也作者亦傾倒此君矣。

●辛巳服虔本作辛未是盟之明日也。按勘

●漢文帝以代來頗有此風真千古志

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也。辛巳朝于武宮。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亦定確之法。鍾伯敬鍾評甚妙。然晉悼當弑立之際其勢更難况以十四之年則其識未定而能具此知深勇沈作用殆天之所啓也。孫執升

殺國佐。明是夫人指使而經特以國討書作傳須有並行不悖之法。今開手從齊為落筆篇中凡兩寫齊侯兩寫使字明以三罪解經却隱隱以內宮之朝夫人之宮及二慶之用國氏之嗣舉其實而傳之而讀者自得之筆墨之表此前人手法最輕最活處否則未免露斧鑿痕矣。

○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故甲申晦。林故字當屬殺慶克。下句姑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齊大夫內宮夫人宮。正義士士官也官掌刑政故使殺國佐蓋齊侯名入與語而殺之。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會伐鄭之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命而先歸。專殺以穀叛故也。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言其三罪。國弱來奔。弱勝。王湫奔萊。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皆慶。事過論定此中原有分。曠。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既殺國佐懼國氏為害乃以其所帥師遁入于夫人之宮也以誌其懼之甚耳。彫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

此篇傳悼公復霸事。以命官用民為主。而用民又本于命官。故首段先叙用民。只以簡筆揭過。而另以詳筆排叙命官。結處重收命官。輕帶用民。運掉圓密。通篇凡作三段。讀首段總提。末段總結。中段實寫。都用鋪排法。而各各不同。製局極典重。有體裁雅與事稱也。命官先提。後叙用民。先叙後來。用筆已別。而提命官後。又不接筆叙去。反先插叙用民事。順逆之變極矣。

●國語視此更詳。叙法略別。亦可互觀。月峯

●數段用數個使字。作精采。波瀾洶湧。綉綠燦爛。讀者竟其精神。不竟其重疊。此文法大巧處。余有丁

●此篇富麗博瞻。尤朴雅可喜。文定中段又分兩半。卿大夫大傅。司空都貼

在朝說。戎右至采。都貼在軍說。結處舉不失職。三句項在朝師不陵。正二句項在軍。此整齊處也。然為卿作頭。乘馬御作尾。御右以上官皆屬君。兩軍尉兩司馬。一候奄官皆屬卿。中以卿無其御作界畫。段落又牽上。搭下。整中有變。實寫文字處處藏得。凌空結構在也。

插此 二語 便意 不甚 板 月峯

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做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是為之一新。問儘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

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子居喪。政。止。遺責。施所當舍。已所當責。四字分領。逮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下八句。註作二項。未確。微。德。

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

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顛子。武。趙荀家。荀會。欒廩。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單句。

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

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辛將。

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兩使訓對。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

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尙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句以虛筆束上。領下。省卿戎御命軍。射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犢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軍尉對。軍尉對上。使訓子也。偃。籍。談。父。為。使訓卒。乘親。

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

晉火正專 卷三 成公 三

官字民字凡結兩遍層層排寫固非一  
 遍之所能結耳民無謗言鬼裏首段  
 法密而筆輕逸妙甚  
 一戰而霸寫來是開創氣象所以復霸  
 寫來是中興規模非此出色文章須寫  
 不出此等出色人物也奇絕  
 ●人君在位之初正四方拭目觀政之  
 日悼公肇位而施為制度各當其可若  
 此安得不伯揚升庵  
 收掉更精神一篇文字鋪叙悼公用各  
 當其才處詞調爛然全上  
 ●復霸規模已定於此初立即逐不臣  
 者七人此却於用人處得力使無此一  
 番何以服人文甚勁樸而安頓井井未  
 總說有歸束不必皆初政蓋其復伯之  
 畧全括於此孫執升

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  
 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  
 騶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此句又是總束又是推廣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  
 知羣官無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卿傳等修訓等官守其業無相踰易  
 非其人孝弟等武武人為文則違方爵不踰德量德御右等師不陵正旅不  
 易務不能守其職矣授爵師不陵正旅不  
 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民無  
 輕省五百人之師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  
 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  
 侯無主疆者即營霸業數無定限而何休以霸  
 不過五不許悼公為霸鄉曲之學足以忿人

○公如晉朝嗣君也

此篇前叙伐宋之事後述宋患之辭  
 乏而還下本接宋人患之一連說去却  
 將解經隔斷作蜂腰體格蓋將以惡二  
 字作承上起下之筆西鉏吾語句是  
 惡字註脚也與克段篇局同而用意固  
 以別矣  
 書曰復入下不着斷語一似歇後者竟  
 將泛論凡例移作本註又一解經變調  
 也八歸復入復歸不從類叙而參錯  
 言之仍自整齊故妙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邾城郟幽丘皆宋邑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府焉五子  
 以十五年出奔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省以惡入  
 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  
 依阻大國以兵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  
 威還故書復入位紹繼  
 而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  
 立之有三賓陪一主位無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珍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  
 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  
 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意甚新奇然却是實理文勢亦峭發  
 月峯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邾城郟幽丘皆宋邑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府焉五子  
 以十五年出奔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省以惡入  
 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  
 依阻大國以兵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  
 威還故書復入位紹繼  
 而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  
 立之有三賓陪一主位無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珍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  
 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  
 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以兩樣猶可慮。跌出非吾患。曲折明快。未更以晉必惜之作。掉尾詳略變化。意透而詞特工。接句用兩虛字起。亦變調恰為若字。不然字且字數。虛字作引。犬奇。犬奇。此等處闊博之士。必以吾言為纖為鑿。然初學肯于此留意。則鹵莽之失。吾知免耳。

汪克寬曰。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存。惟各納類于納。北燕伯。訖納者之非正也。况納大夫乎。楚莊納寧行。父子陳。使之復為大夫。春秋猶記之。况納叛臣而地。以逼其君子。朱批。彭樂君曰。鈕吾語。句句是惡字注脚。將兩層跌出。非吾患。曲折明快。朱批。

晉宋大夫。鉏。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閱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閱。如字。又去聲。以塞夷庚。夷庚。吳晉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正義曰。夷庚。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彭城為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思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

●為去聲

●許翰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朱批。

一路寫晉悼新政。饒有生色。

○成霸安疆。直就悼公今日而言。安得遠引文公也。附。

連叙五事。都用簡括法。氣繁而筆健。上二項在公一邊。下二項在晉一邊。中間公以晉君語之。承上起下。處處不離此法也。

亦用虛筆。恰與何也相映妙。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平日事晉。正為今日能恤宋耳。否則何為事之。

否則何為事之。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其

政。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驟駸駸是疾行之名。為平公不徹樂張本。正義曰。詩載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

●李本曰。杞却相繼來朝。蓋晉悼初立。尤厚於魯。故二君未修旧好。朱批

晉悼新政可觀。連韓厥語。亦自寫得躍躍生動。

●李蕙曰。齊桓伯業。始于平宋亂。晉文伯業。始于狄宋圍。悼公伯業。始于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朱批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

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十八年

晉文公亦以救宋始事。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

故敗楚。遂成數世之伯。為動處應前二句。台音臺。一。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長晉強也。靡角宋地。

兩兩相對。必以倒字倒句為章法。左氏一定之法。亦千古一定之法也。

事不一類。而必裁之使對。是整齊法。

●汪克寬曰。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經各同盟。朱批

與前言道也。自相對。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

宣叔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瑩。今

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彘直例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

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采人辭諸侯。

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



書順也。

春秋左傳卷十三終

春秋左傳卷十三終

春秋左傳卷十三終

左繡

周 簡王四年 景王  
 鄭 成公十三年 僖公髡頤 簡公嘉  
 齊 景公十年 莊公光 景公杵臼  
 宋 平公四年  
 晉 悼公 平公彪 晉夢 廬于 宋南 比 分 崩  
 衛 獻公五年 殤公 獻復 販 襄公  
 蔡 景公廿年 景公般  
 曹 成公六年 武公滕  
 滕 見成公元年  
 陳 成公廿七年 哀公溺  
 杞 桓公六年 孝公 文公 姑  
 薛 見僖公元年  
 莒 魯比公 展與  
 邾 宣公三年 悼公 萃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元第十四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在位三十一年。

經已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仲孫蔑會

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許 靈公十八年 悼公買

小邾 穆公

楚 共王十九年 康王昭 邾敖麋

秦 景公

吳 壽夢 諸樊 餘祭 夷昧

越 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魚石據邑要君非禮晉侯始起即合

諸侯討之可謂急於為義矣楚取彭城

封宋叛臣其悖甚矣正封疆而還之宋

天子之事也 抄

次鄆為晉倚捕也不會師以黜武春秋

善之 抄

●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 胡氏

簡王崩赴告已及則宜以所聞先後而

奔喪今邾子衛侯晉侯各修朝聘事於

王喪曾不與焉左氏以為此何禮乎

胡氏

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 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鄆鄭地

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鄆以待晉 師○林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之難 ○秋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 無傳辛酉九月

十五日○林簡 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 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瑩來聘 多者十月初

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 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也王崩赴未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 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非

解一宋字連寫四宋字妙筆五大夫亦

類為章矣

不登叛人是主以理言為宋討是指其

事曰宋志是推其情三意寫成一串恰

以主句安在中間筆筆有法

宋地追書也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 於 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 其專邑叛君

故使彭城 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 還繫宋 成宋志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 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瓠上晉地河東東垣

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 齊人不會彭城 鱗朱向帶魚府○瓠侯吳戶故二反

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光齊靈 公大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荀 不書非 敗其徒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 於是 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從諸侯之師別而為東諸侯之師又以

次鄆目為鄆之師一路卸卸而下更以

兩晉師夾寫其間皆于無可生色處見

小姿致也總一用筆不苟之法

汪克寬曰。鄭棄北方而從荆蠻。助叛臣以逼其君。皆非義也。晉悼既會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納魚石之罪。不勤諸侯。使厥以偏師伐之。合於義也。朱批

分承朝聘。總結禮字。小小處無一筆無法者。  
●御案。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氏狀之曰。王計未至也。公穀俱不贊。而

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

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焦如字。一

在堯。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

宋。取犬丘。譙國鄆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鄆才河反。又子且反。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林襄公。新立。故曰禮也。○冬。衛子

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

大國聘焉。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諸儒咸主杜氏。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必以為計告已及。恐無所救。朱批

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

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林襄公嫡母也。○六月庚

辰。鄭伯論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論古困胡村二反。林成

公卒。子僖。公髡頑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齊如字。謚法執心

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正義曰。葬而稱謚。禮之常也。晉申生母齊姜。齊女姜氏。彼非謚也。故此須明

城虎牢。晉侯也。抄

前子然侵宋。亦楚令也。連上楚侵宋。便不復註。互見法。惜墨如金。

卽以靈斷靈重二字。句法便濃。又不費辭。真輕倩之筆。

斷有贊有刺。贊莫妙于君子。謂狼暉于。是乎。君子刺莫妙于。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不着點墨。色更鮮新。

穆姜薨。在後九年五月。此篇先案後斷。斷語却有兩層。前據禮。

之。叔孫豹如宋。豹于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會晉荀

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偏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不勤成名曰。靈言謚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爲櫬與頌。楨梓。以自爲櫬與頌之屬。

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詩大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氏不以禮。是敬祖妣。婦母乃爲此觀。美耶。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直責其逆。後又引詩曲譏其不哲。而引詩又有兩層。前順字猶只就齊姜立論。後又轉出君字。祖字非但使姜以婦而逆姑。且使君順妣而逆祖。說進一步。愈見季孫之不哲也。未不更着論斷。蓋意已具于中二語矣。前詩順頂逆字。後詩倒頂姑字。前詩之評在後。後詩之評在前。分明將兩詩分在兩頭。而以評語安在中間。作轉榘也。與賦嘉樂篇同法。擇字見費苦心。美字見非易得。自爲見婦不養姑。君不烝畀。絕妙筆法。字字伏一篇之案。

姜氏指穆姜。襄公之祖母也。影季孫之罪在虧祖母也。是爲不敬矣。若於齊姜未見不敬之意。全上。

三肅

春秋左傳卷四襄公

萊子林萊姜姓故正義以為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特以其小國意陵蔑之故名使從諸姜婦後耳。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

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謂鄆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

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驅我

之言言盟誓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

于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為政為正卿子國為司馬晉

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

此文為後子駟從楚同盟于戲教篇提綱直貫至三駕以後蓋又一轉關處也前請息肩後云官命從晉從楚都有一番識議子駟固一時狡黠之雄矣息肩集矢下字甚新讀鄭伯語使人感恩報德之恩藹然而興

●蓋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 陸貞山

任字與息肩相應 彫

結抱中間又顧起句語簡而意足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補正曰官命猶言公命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自是長策此事前

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郕之會吾子聞崔子

之言今不來矣文不見順筆帶出非補叙例也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

鄭謀鄭一筆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

以觀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

請城虎牢不唯偪鄭兼可謀齊文從憂鄭說到憂齊從憂齊說到請齊從請齊分出得請不得請兩意往復却一筆仍收到請城虎牢上來總見不論得請不得請而城虎牢之策善之善者也通篇極贊獻子筆意圓活如珠走盤

●王棟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 朱批

說○到○不○得○請○便○敗○興○矣○看○他○疾○轉○合○請○城○虎○牢○應○起○善○字○一○贊○為○極○鬆○之○筆

左傳  
未城則不唯鄭之可憂。若城則豈惟寡君之賴。詞意亦前後相應。不獨五請字。顧盼有情也。以一吾子領下兩吾子。一寡君。結上兩寡君。用筆無一毫偏枯。最行文審細處。

此節句句結應前篇。孟獻之謀誠善。知武之言亦實佳。看他朗朗數言。有許多擒縱在內。宜其謀定而事無不成也。書法下不加斷語。以註解在上文也。與殺晉童傳同。

●御案。鄭方堅于从楚。孟獻子請城。屏牢以逼之。所以扼鄭之吭。使不得南向。讓楚服鄭。實開天下大計。故不吞城。鄭虎牢。況是時晉已取之。不得仍係之於鄭也。胡責鄭不能守。恐非經旨。朱批。

●楚不得志於北方。恐吳之乘隙而侵也。大臣相殘於內。晉兵交怨於外。楚之所以替晉之所以伯也。抄。盟于長檣。晉侯之謙也。抄。

●諸侯大夫其奉命非私盟也。然大夫不得盟諸侯。盟王臣可乎。公會單子。大夫及表喬。盟不待衰貶。而得失瞭然矣。抄。

春秋左傳  
鄭息。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瑩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

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

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致國討之文。

經 卯 辛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林楚始 ○公如

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晉侯出其國。外。檣。勅居。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檣。至本非會。 ○六月公會單

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林雞澤。衛地。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名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

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

此篇寫子重奔命結局蓋欲報仇雪恥而反增其恨也前案後斷以所獲不如所亡句為主下即將以是答子重轉落帶議帶叙是亦以中間貫兩頭法

獲廖取駕兩事可以連叙偏以子重飲至夾寫在中間不惟叙事變化亦令所獲不如所亡分外懊悶也心疾之根正伏于此左氏傳神之訣亦正在此

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林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于是始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簡選  
克鳩茲至于

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與烏程縣南  
補正曰疑即丹陽縣之衡山

今名橫山去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被練皆戰

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馬

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甲者所服皆與杜異存參  
以練為甲裏甲者所服皆與杜異存參

克而歸此乃別將林註子重止于衡山則歸在喪師之後矣何飲至之有  
吳人要而擊之

分叙獲廖取駕後又總宕兩句低同惋惜使入不堪無此則所獲不如所亡句無力寫心疾亦不見神理矣

先寫克至次寫飲至一實一虛伏所獲案先寫獲廖次寫取駕一詳一略伏所亡案後以一筆總斷章法極參差極整齊

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尊其君而稽首于大國又不能以禮拒大國之求而請屬鄆以供命不逮于產遠矣其平日之言行時合于道而謂之社稷之臣則未也

凡三寫稽首筆意與葵丘五寫下拜同兩在字相映有情見東表與仇讎近而與天子遠故望君如望天子也此立言之意可謂卑而不諂矣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只歡喜得三日  
兩事分承必用順逆法

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  
方紫而變

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當時  
楚

人以是答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憂患故  
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  
公即位  
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

公稽首  
相儀也稽首至地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

君懼矣  
稽首事天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讎  
仇讎謂齊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禮不可過不可不及知武子謂天子在則魯君不宜稽首晉侯矣辭者是而稽者非也張天如

鄭服吳好所不盡協者齊耳然一經說破便不留餘地文妙于籠絡也以謀不協難為不協針鋒相對使千載下猶嘆其詞令之工

以不易不戒陪不協未可謂文筆專在此亦未可謂文筆不在此也

此篇前案後斷作兩截讀君子謂祁奚能舉善一句提起下分兩層一虛一實先引書結以祁奚之謂次引詩結以祁奚有焉兩應提句而能舉善獨于第二層一順一倒連點兩遍以應之既變化又均勻也叙是三項下兩層亦都三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

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

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

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

協乃盟于彤外與士句盟

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排說去合之便通體成三叠文法相題立格自告已然

稱解狐獨註一句以午赤不待註也又問乃重上段一問字代之乃對上段一

嗣字只此三句針線細密極矣兩也可與稱解狐亦用一順一倒之筆

忽將善字合到祁奚身上更進一層贊美不盡極有精彩文字不諂不比不

偏就心上說得舉得位得官就事上說唯其有之于心故其事似之于外下一

層即申說上一層耳

劉開侯曰後世若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皆儒行所謂

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也

孫執升曰三事本皆美談後世欲中傷人者則託之舉仇如盧杞之於顏魯公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君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正義曰讎者相負

挾怨之名此當是奚負狐非是舉之以解怨故曰不為諂也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

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正義曰祁奚為軍尉羊

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

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林官亦位耳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

文勢之變其得舉得位得官也服虔謂所舉三賢各能舉善也

能成其職事狐未居職而死何成事之有

能舉善也



欲營私者則託之舉親如秦檜之於子  
熺遂令人有善不可為之慨然卒不能  
貽譏於首善之人惟平日有以信其君  
亦必舉仇在前舉子在後祁奚之自處  
蓋有苦心矣

前會蒲不至越六年而後會鍾離今雞  
澤不至越二年而後會于戚一是見厲  
公討曹而來一是見悼公和我而至也  
想壽夢于此亦大斟酌在

小國以大國之畏為榮大國亦以小國  
之服為榮也看使和鉏父告于諸侯有  
多少光彩在

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  
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  
人能舉似已者也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  
公王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  
求成患楚侵欲袁僑  
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告陳  
服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  
不來使大夫盟  
之匹敵之宜

●伏劍

即自裁

也孔氏

說太拘

唐張璠

畫松手

握雙管

一時齊

下為

生枝一

為枯枝

圖畫志

此篇于叙事中步步着描寫之筆又開  
後人無數法門其叙魏絳執法從軍本  
只數語可了只因晉侯一怒便生出許  
多波折故此文叙魏絳事却全注意晉  
侯開手從晉侯之弟叙起便伏通篇之  
脈晉侯之怒魏絳在此而禮絳者亦在  
此篇中如讀其書跳而出都着意描寫  
而終以晉侯許魏絳能以刑佐民作結  
蓋論事則以魏絳為重論文則以晉侯  
為主作者筆端經緯如妙手畫松雙管  
齊下也●使我為此司馬之官句解

羊舌赤不解之解不讚之讚絕妙辭合  
若一語鈍置則通篇少神理矣

授書讀書另一排場妙在插入絳將伏  
劍士張止之二語便是一面授書一面  
伏劍一面止之一面讀書緊接下文一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  
次魏絳戮其僕僕  
御

也●正義曰以車亂行是  
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

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

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  
侯御僕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  
此

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對起  
順莫敢違此對亂行說林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  
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

●有死

其事無

犯其令

昭法

左肅

春秋三傳

卷一百一十五

襄公

面讀畢。一面跳出倉皇。急遽寫得一時情事。奕奕紙上。真爲生手。若移在讀書後。則不惟文章失勢。晉國君臣英氣勃勃。處俱描寫不出。咀華評亦云。魏絳語語以揚干伴說。而語語歸罪于己。極善立言。所以動明主之聽也。公語亦先以揚干魏絳對說。而歸罪自己。語語對針。無一字落空。即以晉侯讚語作結。帶斷帶叙。照應首尾。章法渾成。一片若讚了魏絳。又讚晉侯。便與通篇串叙格律不洽。俞寧世曰。將伏劍辭得爽。跌而出。悟得快。言終絳至此。處間不容髮。書辭從公口中讀出。方不費筆墨。拙手逐節爲之。迂緩而神氣亡矣。絳詞婉勁。公辭坦直。語語相對。筆墨已上朱批。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斬揚干之。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敬。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公跣而出。與讀其書。對寫作章法。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食音嗣。又如字。正義曰。禮。

孫執升曰。唐文王稱魏徵。斌媚想悼公之於絳。亦當爾耶。妙在寡人之言親愛也。一語亦樸誠。亦大度。才是英主規模。有魏絳方能正亂行之法。有悼公方能容執法之臣。以斯知晉之君臣皆賢也。月峯。

●襄母哀母定姒。文有誤也。抄

食者。若公食大夫。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士富爲侯。禮。以大夫爲賔也。

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

日誤。○〔林〕成公卒。子哀公弱立。○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

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相姓。○葬陳成公。無。○八月辛亥。

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諡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此段以陳為主。獻子語。所以陪起下文。見晉猶知時。可以陳而無禮乎。在大猶有咎。却又暗映晉作回環之筆。蓋寶既引主主不可不顧。實此法無古今一也。

● 抑案。陳迹于楚。楚窺北方。陳其門戶也。楚逞志于陳。以為廢職諸侯之計。而與晉爭衡。晉與諸侯當并力以謀陳。而韓厥以父王事紂為此。威統謂陳不服。楚必亡。二大夫之言。何其陋也。此陳之所以終為楚有也。左氏亦以陳為無禮。謬矣。朱批。

● 李廉曰。襄公之編各聘晉者九。始於此。朱批。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

繁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銅音紂。一音童。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

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

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

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

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

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圍頓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

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

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員音云。曰。子以君命

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

意之問。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正義曰。牧是州長。伯是二伯。皆諸

此篇與甯武子相似。然彼處。果到底。此又舍大重細。倒置懸絕。一似使乖弄巧之尤者。遂令一樣意思。變作兩般局面。前半整整三段。後忽化作五段。而第五段中。又自化出五句。串作章法。前整整兩不拜。一三拜。後却從三拜中。亦整整分出三個敢不拜。以配之。尤妙在鹿鳴四牡。本與下皇皇者華。為類調法。却與上三夏文王一般。排說章上搭下。極整之中。有極變之妙。左氏章法。真出奇無窮也。

兩番不拜。幾疑又是甯武舊套。不意忽然三拜。又出意料之外。故兩不拜。不問至三拜。而後問也。問意拜不拜。平而畧重。拜細故。答者亦于大畧。而于細之細者。特詳。

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中間一語恰作上下關捩妙甚

●此為無風起波之文 金

不拜又不拜三拜看去似故意示奇而實是守禮而行妙在條析中語語謙退不尤不隨方是使臣之体 謝立夫 朱批

●穆叔之拜鹿鳴宜與齊武子不答湛露彤弓合看晉之僭魯臣知之魯之僭衛臣知之而莫之能改也此春秋所以作與孫執升

得此一變上四段都不覺其平淡矣妙法 總提一句總束一句小段中又自成片段也

●穆叔所以自處與所以處人處一合禮使乎使乎 月峯

侯之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及與也文王

王之德受命作周故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諸侯會同以相樂

●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 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林謝

晉君嘉已之意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詩 此所以一拜

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 故以此勞之 林謝晉君勞已之意此所以再拜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 臣之詩言忠臣奉

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 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

諮度周爰諮詢言必于忠信 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 之人諮此四事 諏子須反

逐字分疏可謂細甚

王或庵曰失禮之愆已則弗狗是矣然 晉之失難深責也故不拜答之略而三 拜答之詳所以掩其惡而揚其美也于 五美詳之又詳將失禮之愆洗滌淨盡 所以頌其德而釋其愆也辭令固宜如 此然非妙手孰能傳之

此寫季孫目無君母前為匠慶正論所 責後為匠慶權術所制末引惡作斷恰 好上句結則一層下句結後一層文意 簡而足也

三項以無觀為主杜註甚明

●彭樂君曰讀君長誰受其咎句知呂 夷簡於李宸如祖此 朱批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觀不虞 櫬親身棺季孫以 定妣本賤既無器

備議其喪制欲殯 匠慶謂季文子 曰子為正 不過廟又不反哭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 不終君也 慢 為夫人禮不成

母是不終 君長誰受其咎 將責季孫 初季孫為已樹

事君之道 所謂莫謂夷簡今長 言襄公長

問善道 林此句乃總說詩中諮 咨親為詢 問親戚 字之意言訪問善道乃謂之咨

咨禮為度 問禮 咨事為諏 問政 咨難為謀 問患 臣獲

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謂諮詢度諏謀 林謝晉君教 已之意此所以三拜 正義曰教之 咨人即得一善 故并咨為五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觀不虞 櫬親身棺季孫以 定妣本賤既無器

備議其喪制欲殯 匠慶謂季文子 曰子為正 不過廟又不反哭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 不終君也 慢 為夫人禮不成

母是不終 君長誰受其咎 將責季孫 初季孫為已樹

事君之道 所謂莫謂夷簡今長 言襄公長

問善道 林此句乃總說詩中諮 咨親為詢 問親戚 字之意言訪問善道乃謂之咨

咨禮為度 問禮 咨事為諏 問政 咨難為謀 問患 臣獲

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謂諮詢度諏謀 林謝晉君教 已之意此所以三拜 正義曰教之 咨人即得一善 故并咨為五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觀不虞 櫬親身棺季孫以 定妣本賤既無器

備議其喪制欲殯 匠慶謂季文子 曰子為正 不過廟又不反哭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 不終君也 慢 為夫人禮不成

母是不終 君長誰受其咎 將責季孫 初季孫為已樹 事君之道 所謂莫謂夷簡今長 言襄公長

畧言隨意取些原是不成喪之意。匠慶承其隨意之言將錯就錯取六櫃而用之亦原是終君之意直作不以道取語太實否。

前從寡君說到官命後從執事之命說到寡君一往一復恰好相對中間却將鄆無賦于司馬夾入作承上轉下之筆後人有所謂中經格者大都不出前人範圍也。中間一筆前不承後不接然去此即又上下都不屬奇甚。

兩願字亦兩路對說人好以散論古文我獨好以整論古文二者未知孰優然

欲初學細心法古姑從其整者

此篇以敘議夾寫之格運添賓陪主之法前半極言伐戎之害後半極言和戎之利一反一正恰作首尾中幅忽將好田間斷作波以賓揮主以主包賓合之便是後人兩頭對法門左氏蓋無格不有也。

單論和戎只末段足矣然殊苦寥寥添入中間一段諷諫遠引許多故事便增許多排場最是憑空設色極絢爛可觀文字

左傳

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櫃欲自為觀匠慶請木

為定姒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

御君長誰答之言耳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

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顯與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今琅琊鄆縣晉

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

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鄆無賦于司馬見是落得做人情者為

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寡君

是以願借助焉借鄆以自助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聞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聞向問缺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

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

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

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

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萃必叛諸萃中國戎禽獸也

春火三傳

卷四襄公

三

三

孫執升曰一篇離離合合。正正奇奇。有意無意。無情有情。叙事議論。妙絕今古。

●公之促問。不必為怪訝而問。

起數語。須着眼。彼納皮于我而請和。則有五利。後世乃我納幣于彼。以請和。利不五而害且十矣。

伐戎先有五不可却。用暗說。散說。與後明說。整說相對。而不犯複也。

有窮后羿。突說四字。却又縮住。使入乍聞而疑。細聆而悟。國策海大魚。便是此種筆意。洵為諷諫開山。孫執升朱批。不修民事。是一篇立說之主。德字亦一篇線索。看他處處提撥。

徐評從此生出后羿一段。似鑿。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

有窮國名。后君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

名。鉏。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

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

后寒棄之。按正義云。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林註。謂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

棄之。而夷羿收之。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

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

以遊。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詐。羿

猶不悛。悛。改。將歸自田。還。羿獵。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

子。食。羿子。亨。普彭反。正義曰。家衆。羿

食諸死于窮門。殺之于。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

平原。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

中間醒有窮一筆。回顧提句。有法。

●澆。說文引作敖。論語作泉。敖與泉通。敖澆音相近。惠補注。

引來以羿為主。故將泥亦歸羿。有窮此  
 賓主不雜法。下引虞箴亦所以証后羿  
 也。非另起一頭。有窮由是遂亡。結有  
 窮后羿句。虞箴如是結虞人之箴句。每  
 段各自呼應。各成片段之法。  
 ●經界。孟子注。經亦界也。周禮小司徒  
 乃經土地。注疏。掌其經界。經謂為之里  
 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井方一里。

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  
 壽縣東南有掛亭。澆五弔反。豷許器反。處澆于過。  
 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  
 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禾反。靡自有扇  
 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燼才忍反。正  
 以滅泥而  
 立少康。少康夏后  
 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  
 少康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泥因羿室故不改有  
 子。承死于窮門而言。以窮之號。補正曰。此  
 結所引夏訓之文爾。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  
 掌田。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芒芒遠貌。經啟九道。啟  
 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畫分也。開

邑方二里之等是也  
 ●人神當作人獸。沈彤按。勸

前面突說至此方自註明。文勢跳脫。  
 又中間說了許多閒話。只一筆束住。疾  
 轉本題。寬便極。寬緊便極。緊筆法。如印  
 沙畫泥也。

九州。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  
 之道。所歸。故德不亂。林民有寢以安其生。在帝夷羿。冒  
 有廟以祀其死。獸有茂草以棲其形。于原獸。冒貪也。冒莫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  
 武不可重。重猶數也。正義曰。杜讀為重累之重。故  
 為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  
 任。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  
 不能恢大之。家叶姑。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猶輕也。  
 易

首二利收應民事。中二利收應起處新服勞師。末一利收應好田并結獲戎失華總旨字字詳密無一閒刺。范右文朱

●自魏絳倡和戎五利之說而後世因之。與夷虜親不知夷欲無厭。即歲輸金緡以奉之。而侵凌猶自無已。噫以斯知戰守之法不可不備。劉開庚

結三語收盡通篇末句。結中段中句。補筆應前不修民事句并結許多民字首句結兩頭先結主次結賓章法完密筆力簡老絕佳。

朝諱文字不墮惡道詞醜藉而法工緻也讀者於此知雅俗之辨則得之矣。

正義釋言云。荐再也。孫炎云。荐草生之再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按此亦有聚土可買焉一也。按國語云。與之貨而易其土。林註。土地所產可資商賈。非是。

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耕日農。歛日稽。

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君羿為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

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紇恨發反。駘徒來勅才二反。番本又作蕃。應劭音皮。正義曰。汝南陳子遊為魯相。蕃之子也。國人諱之。遂為皮音。因而不改也。國人逆喪者皆鬻鬻于是乎始鬻。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鬻而巳。鬻側瓜反。結音計。本義作鬻。正義曰。鬻麻髮合結。謂泉麻與髮相半結之也。此從鄭眾說。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于額。上鄭玄以為去纏而紃皆非。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裘支韻音奇。詩秦風。錦衣狐裘。叶梅。幽風為公子裘。叶狸。此誦叶駘。張天農師云。駘音詒。從台得。以小子。陪朱。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

著其姓而諱其名。却寫其服。并寫其貌。使人聞之。宛然失笑不止也。與于思之。詭恰作一對。而用意更巧。用字更精。因取狐駘。遂描一狐裘。以點染之。因敗于邾。遂連呼朱儒。以點染之。同字相朝。同音相諧。精巧絕人。而一起一結。中又以小子相陪。連我君亦朝。諱在內。章法一絲不苟。笑罵文章。不謂奇。偶至此。雖嘲諷而其音殊哀。其節殊促。其辭殊怨。毒細味之。與于思情事。固各別矣。唐錫周曰。單呼一臧字。與詩惟暴之云。單呼一暴字。筆意正同。朱批。

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

我君小子朱儒。



書魯人諱之  
○朱或作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父○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孫蔑

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

故曰會吳○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

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

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林於是盟于戚吳初

晉為主而吳來會即可盟何用諱乎  
經傳言會盟異詞者不獨此也吳稱人  
取大順也抄

●三桓之專命何適之有 彫

留註解在後便命上愬戎于晉處省得  
一筆

之見哀公至自會無○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

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林戍不楚公子貞帥師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遙

之明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譟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

所謂社稷之臣。

不過平平叙去。而兩使字對說。兩諸侯字中間承接兩故字兩且字。一順一倒。仍自有線索在一絲不亂也。

●孔疏此吳人先在善道茂與林父往彼會之也。十年會吳于相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下。

于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鄆。鄆天子于晉。以成屬鄆。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鄆天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

如晉。以書曰。叔孫豹。鄆天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于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

會雞澤。吳不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

至。今來謝之。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人討陳叛故也。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

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于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

成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成。故與諸國同序列也。朱批

此一事兩斷法。稱國以殺。罪在壬夫。文却注意在共王。故敘事解經。先以貪也。一筆抹過。即便轉落。謂共王于是不刑。由賓入主。緊捷可愛。

起手一行。叙得輕脫。隱隱有無信二字。在筆墨之表。妙矣。

以不刑句為主。責其殺人。以逞也。病根却在無信。故兩引詩書以証之。而斷安在中間作轉。此亦左氏慣用之法。

●尙古通炯。古迥切。火明也。或作耿。句會。

●李廉曰。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威。冬。會城。棟。救陳。七年。會鄰。八年。邢。邱。九年。戲。十年。桓。又。成。鄭。虎。牢。十一年。亳。城。北。會。蕭。魚。批朱。

可見字小之難。前云此諸魯大夫。今則仍還其爲鄆大夫耳。

開口一語。活寫出茫然自失光景。下以楚討陳。陳近楚。兩意申說。末却轉一語。

日無之而後。可分明無計挽回。聊以解嘲耳。以自怨起。以自慰煞。極得不可奈何神致也。

六。櫃。而。在。當。何。以。處。之。我。疑。犬。抵。曲。筆。居多。所謂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泉下者。四句以無重器備爲主。應上无器爲備也。後無私積。只以一無字。渾結四無字。爲呼應而已。

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局工迥孔。穎二。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反。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今大禹謨。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于戚會。

○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而疾討陳。疾急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備子囊伐陳。十一月。故七年陳侯逃歸。勉強。

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季文子卒。大夫八欵公在位。在作階。宰龙家器爲葬備。龙具也。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馬。无藏金玉。无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

春。火。三。傳。卷。四。襄。公。九。

三。傳。卷。四。襄。公。九。

三。傳。卷。四。襄。公。九。

三。傳。卷。四。襄。公。九。

●莒滅鄆而魯不救魯將有所利之也抄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積子賜反

恭儉于私家可知其忠愛于公室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

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

經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林桓公卒子孝公句立

○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

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父行

之○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子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

●周禮秋官掌囚注在頤曰桔不必于械也

此篇是合傳體兩兩相形一是私仇一是公惡一則有初辭終一則慎終如始特特以相反者相並作者蓋有世教之憂也華樂兩人又以子蕩為重看其平起側入處有手法在三相字雖是華弱自侮到底樂轡占強

●勝平聲以為不勝任而逐之也又門起三句以叙為議簡括輕活末俗損友面交凶終隙末一筆寫盡而神致如生妙甚射門致其忿云亦嘗尋而見逐已

未句正與首三句相對首句所謂小人如醴甘以壞也末句所謂恭而有禮皆兄弟也曰如初可見不增不減何至始相愛而終相仇乎一以子罕相形華弱

公私二字相應

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也

戲子蕩怒以弓桔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桔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

不足以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

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在見逐子罕善

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按補正傳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

乃一傳之主。

兩句一敘事一述言亦一順一逆也。

若趙盾之于賈季也。據此則正義以亦逐子蕩為子罕之言。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不逐子蕩。故子罕善之。如初者未確。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李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正卿尚然。故知此見為

政也。

始代為政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於鄭也。事在二年。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

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正義。宣十五年。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

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之也。

與子棠入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當是二人帥棠邑兵來解圍也。看下奔棠。不別言棠大夫可見。

齊

追叙變格。換出許多筆法。第一層用於字第二層用及字第三層用一而字于日月之下。由後逆前。從頭至尾。更多少年做多少事。却只用三虛字串成一片。否則零星不可收拾矣。用筆真有編珠織玉之巧也。  
三筆前一筆是追叙。故用於字第二筆是正叙。故用及字。第三筆是帶叙。故用而字。而前兩筆作提後一筆作煞。前偶後奇。章法于參差中極整齊。

丁未入萊。萊已滅矣。因萊君奔棠。故必滅棠。遷郕。而後書滅萊。蓋國亡君死日滅也。一路圍萊入萊。獻萊遷萊。極葛藤事。寫得極清晰。滅萊于起。手點出叙事。便只寫一滅之。不復再用重筆。此皆虛實伸縮變化之所在。

師大敗之。敗。湫。帶筆。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棠奔棠。正與子

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

萊于郕。遷萊于于郕國。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

牲。稱牲。既卜日也。小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林。費。季氏邑。自城費而季氏始強。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

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就。故不書救也。鄆

鄭地。鄭地。鄭伯鬍。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于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

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土其名于會上。鄭七報采南二反。林。偃。公弒。簡公嘉立。陳侯

逃歸。畏楚逃。晉而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分明。譏其不能敬天勤民。然直說吾乃知有鬼神。便沒趣。文妙于隔一層作諷。

刺也。連寫四郊字亦疊疊如貫珠。

第一個郊字作提中二郊字接連末一郊字作煞無筆無結構。

●啓蟄節名不當泛指一月。

耕以事實言非以為節氣之稱彫。

多與是媚遺城費即所以善季用意甚曲而便也從季入遺從遺歸季敘事亦只用一順一倒法。

杜註甚簡雋有筆。

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

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亦冷亦倚

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

伯之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

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

●將立以為嗣也未及卿位彫

無忌讓位立弟兩截都引許見意而以讓其可乎立之不亦可乎作然似是對說然請立起也即從讓其可乎拖起作一句讀故後以立之不亦可乎一句應之而以立字可字作倒換之筆兩層仍一串也起之可立不用實說只虛提一筆隨以田蘇作証即好仁之目亦不用實說只虛點一筆隨以引詩釋詩作斷筆筆收空玲瓏真運實于虛妙法

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癘疾。穆子韓厥長子。

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也義取非禮不可妄行。正義穆子引之言非才不可妄居

官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

信其命言已有疾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不能躬親政事。

穆子名起無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

本籍

正直二字解得明晰有意味。

孫執升曰交游之道通乎事君猶可想見三代君臣之際非特遜讓為美也。

此篇篇篇辭合評斷色色精妙總以簡備擅場。

公登亦登亦無悛容兩句對看一伏衡字一伏委蛇字未以一句雙結兩層章法細密。

本籍

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為德。靖其共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人。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仁備乃為仁。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義曰。武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正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

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師長。為之。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義曰。武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正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

本籍

穆子辭令極其安頓委蛇不說客當後只說寡君未嘗後不說客太過只說寡君未知所過說到本人只輕輕一點便住蓋惟恐其有慚色也筆意與膝薛爭長篇正同。

●而君之而讀如如。一說。

委蛇是絕好字。同一經洗刷便有許多破綻。自借老詩後不謂又有此評駁也。匡說詩而解此願否。

- 匡說詩解入顯。
- 從順也。來本足本也。
- 從縱全。縱橫之縱。
- 徐揚實曰結句句法似似似。精於釋。

本籍

等也。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  
敵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林寡君未知致有此不遜。按過字對後字說。公登亦登。欲先拾一級而不可得也。似較明。吾子其少安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無不順禮。委於危反。蛇以支反。謂從者也。

●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委於危反。蛇以支反。謂從者也。

●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斗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補正傳。

春秋左傳

卷百襄公

信



詩未批

●曰大圭曰自是陳侯逃歸凡會同無陳矣朱批

此篇叙子駟弒僖公却重叙僖公所以見弒之由以三不禮為作章法又寫三及字以配之皆唯恐文氣平散之故尤妙在前是追叙後是正叙中間將罕豐一廢一止作一停頓命文勢欽而復舒若將三不禮一直寫去成何結構耶來病君子所以為瘧今三不禮于其臣虐亦甚矣固當如其疾以名其死耳

●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見世說風患篇

謂楚人不言其故留于下告陳侯語中見之亦詳二略二之法

○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及其

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子豐欲怒諸晉而廢之于罕再將兩人一縮轉由子駟有

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

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

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

○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為執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鄒之會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鄒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丙申夏葬鄭僖公無傳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燹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燹蔡莊公子季

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時公在晉

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無傳○莒人

往來二字相映亦小小顧盼處

●諸侯比會于鄒楚已圍陳矣陳侯見諸侯之師遠巡不果又為二慶所迫不得已而逃歸不能自強以立國效匹夫之逃亦可愧矣抄

●自鄒如晉也故會鄒不書公至抄

●又是一開節

●委跋臣下三家分晉之神悼實讓之陳氏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之四

襄公

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師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為下會邢丘起本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稟其多

少。

即下六。人前總後分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

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看後十年盜

殺子駟傳註熙二孫子當作嬰許其反。孫擊孫惡出奔衛。狐之子。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

兩子駟接連。便將彼謀此先。分在兩頭。作順領倒煞之筆。下一殺一本。亦準此落筆。而句法短長不倫。讀去使人不覺極淡文字。都藏得匠巧在。

晉楚爭鄭。其來已久。自此事變尤多。以子駟子孔等各出意見。築室聚謀。晉悼

楚共又皆兩不相下。而此篇特寫一童子有料事之明。為下數篇作提綱也。子產一生事業全在安頓兩大國得法。此處蚤見頭角。敵情國勢。只數語斷定。子國有此子。直當撞破烟樓矣。

前寫國人皆喜。後寫子國怒之。都是反觀法。愈見子產之不凡也。首句提起。中四句晉楚分。兩從字接連。後四句晉楚合。兩鄭字接連。用法圓密。

唐錫周曰。後半部左傳全賴此人生色。至此方見子書。冀叔度來何暮也。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蒙

首句提起。中叙兩層。聽命字會字寫兩遍。一順一倒。總不出此法。兩層當以不書大夫為生。因獨書鄭伯。故提出另

媚于晉。子耳子良之。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

順眾。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

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

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前不點幼字。此處帶出妙筆。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煩諸侯。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大夫

叙而輕重詳略章法即於是乎在  
●蘇軾與陳季常書在定日作松膠賦今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

●其後晉楚交兵伐鄭皆如子產所言月峯

此篇為鄭從楚為下晉伐鄭張本起手一行立一篇之局計其侵蔡先伏後半伯駢子員兩篇文字欲從楚領前半子駢一篇文字欲待晉領子展一篇文字而二者以從楚為主故前兩段都以不亦可乎對終以平應兩提句中間單就

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郟田莒既滅郟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林果如子產之言子駢子國俞云提

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子

游子子展俞云該國耳子駢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從楚側結即帶起下半篇以收拾從楚不待晉之局蓋前平後側以中紐拾運兩截對講之法者●羅疑雁字

前平後側妙在「使王子伯駢告晉句句解說從楚一使行人子員對之却句句詰責不待晉針鋒對仍與上截兩兩相配章法勻稱參差中自有整齊非率爾所能夢見也●秦伯起曰惟知者為能料事子產之言至是驗矣貪寸功而忘緩急者可不鑒諸孤白

上截是議論下截是詞令都是絕妙文字上兩對在煞句下兩對在起句總一倒順法

唐錫周曰此篇叙鄭人從楚第一段謀從楚也看他用姑從楚三字第二段不欲從楚也看他用完守以老楚五字第

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林黃河水濁千年而一清

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林鄭之主謀多有族類民各有心多相違戾事滋無成滋益也民

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此是主句以下皆曲說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一竟再申說竟二竟晉楚界上

○林犧牲以為唐云此段以民字作骨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盟玉帛以講會該孔蟪

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單句起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

三段決計從楚也。看他用請從楚三字。第四段鄭告晉從楚也。看他用受盟于楚四字。第五段晉責鄭從楚也。看他用即安于楚四字。前後貫穿極草蛇灰線之妙。通篇作一綫單行讀此評脈綫最清。

●彭樂君曰。親我鄙我二語峭鍊。必不棄鄭。必將速歸。而必字。尤為老成確見。朱批。

子駟引詩。開口便掃待字。至後半却又連用待字。蓋以不待為待也。立說亦巧矣。

子展語。又自分兩層對說。上層先說楚不可從。却以晉伴說下層。轉出晉之當待。却以楚伴說。文意甚密。中間再引詩。即前周詩之意。複說一遍。

會鄭八年。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四句對說。以不可從楚為主。言失信得楚不足貴。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晉親。鄙。楚欲以鄭為鄙。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

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正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瑩將中軍。士句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唐云此段以信字作骨。亦用雙承。單句收。

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教作匪。交匪。教是也。鄭立以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亦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馮陵我城。

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教作匪。交匪。教是也。鄭立以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亦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馮陵我城。

以便專斷從楚也。前三多字。此一多字。極言用謀之非。乃所以伏不使一介行李之根。為下文晉人口實也。似此用筆。真鬼神于文者矣。

●鍾伯敬曰。子展謂克守老楚。伏信待晉。亦理於勢。俱為精當。子駟之言。暫救楚禍。不思晉難卒之晉楚皆失。朱批。

告晉語。句句稱功。却句句卸過。句句苦惱。却句句理怨。極利之口。極曲之筆。

●詩。控大邦。注控持而告之也。

●禮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注。翦。滅其胤嗣也。

●修辭懇切。不如此。不足以動人。可謂得使人之休也。李光縉

●子駟徒知一時。從楚。可紓目前之急。而不知啓晉之怒。卒令晉楚俱失。誰執其咎耶。月峯

●一个石經朱本足利本秋文校勘徐曰个字不合大書之休當作个惠

一片苦衷。可為情辭兼到者矣。不防一大敗闕。被晉拿住。便將許多巧話。一概不理。只將敗闕處。劈頭駁詰。百喙莫辭。無此快筆。亦對不過上面一篇妙文耳。解鈴原是繫鈴人。作者胸有智珠。乃出奇無窮至此。  
俞寧世曰。駟偏而展。正然兩段議論。各有精采。鄭曲而晉直。然兩段辭令。各有風致。朱批

此篇竟。是整對格。自公享賓出。以及賦詩贈答。無不相準。而立上半多賦。角弓句。下半恰好。以知禮之贊對之妙。甚。

●標有梅。唯取汲汲及時之義矣。彫  
●敢哉。謂不敢。蓋不受及時之意也。與下文何時之有相應。彫

兩承命各就所賦。洗發武子妙于寬說。暗說宣子妙于切說明說。一則妙于此。方一則妙于引証。而都于所賦之詩。有情有文。此種風流。誰與繼起。

郭馮迫也。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暹

也。啓。跪也。○跪其委反。剪焉傾覆。無所控告。剪盡也。控告引也。

●李巡曰。啓。小跪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不

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

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

君有楚命。亦。同。顧。一筆。對。二。三。臣。對。無。所。控告。一。介。獨

李行人也。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告將用師于

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

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

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武子賦。角弓。取其兄弟婚

姻。無相。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

業。復受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我先君文公獻

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藏之以。句也。

敢不承命一句。應上段起結兩句。此筆法之周到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

君子以為知禮。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正義曰。文九年以形

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為知禮也。

經丁酉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

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一月己亥。以長曆推之。十

此篇前叙後議。前寫人事。後論天道。然二師敬享之命。便從人事引到天道。士弱在道之對。仍從天道歸到人事。叙議回環章法一綫。

提一句起。以下分四段。第一段從火所末至說起。末以表火道應之。次以奔火所相對作章法。

●揭音葦。葦昇土器。揭。唐石經作揭。正文曰字从手。此臆說也。惠補注。

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戲許宜反。○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

災。素戒為備火之政。正義曰。宋以右師為政卿。今以司城為政者。宋華元有大功。故使元子闓繼其父

耳。子罕賢知。故特任之。齊管夷吾。魯叔孫婁。皆位卑而執國柄也。或云。但為救火之政。看後鄭人討賊。宋

人獻玉。扶藥臺之誣。削向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正義曰。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救火也。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揭具。緆在。春簣籠。揚土。輿。緆。汲

揭九錄反。緆古。上三句。器用下三句。人。事。盆。壘之屬。○壘。戶。暫反。○畚。音本。杏反。輿。音預。鄭云。壘如甕。大口以盛水。量

二何備。因災為亂。

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行也

繕治也。行度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處。恐因災有亂。表之。標必遙反。使率

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義曰。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所主也。正義曰。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

臨時調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令遂正納郊保

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使率閱討

奔火所遂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使率閱討

右官官庀其司亦率元子。代元為右師。計。向戌討左

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刑器。刑書。正義曰。

刑書必載于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不必在鼎。或書之于版。號為

第三段以庀武守庀府守承接作對。做官亦附府類叙。與上段章法相配。

●府庫守藏也。劉焯

末段享祀類叙。作章法。

總而言之。第一段單為救火設備。第二段三段則另備非常。第四段又單為救火而設。起處先盡政事後。乃求之鬼神也。恰與開天道相承接。章法一絲不亂。

器使皇郎命拔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

皇父充石之後。拔正。主馬。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

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率也。府

六官之典。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

典。六曰事典。蓋其事載。令司宮巷伯做官司宮。奄臣。之干書。故使具官守。令司宮巷伯做官巷伯。寺人。

皆掌官。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正義曰。

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卿。即以卿為之長。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也。但其職掌當天子之鄉。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夫耳。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天

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此等見左氏精博。概以浮夸少之。何哉。

馬祀盤庚皆非禮。正義曰。此祭非鄉正所為。文承二師命。下當亦二師命之。不言命者。省文也。晉

侯問于士弱。羽士渥濁。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

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

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命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命民內火。

禁放火。味竹又丁。遘二反。出陶唐氏之火正。闕伯

居商上。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

商。上在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闕其禍敗之

數。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闕猶數也。商人

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補正曰。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伐闕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

其占。故先知火災。日。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

猶言日者。謂近日也。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禍亂生。無一定之象。或多難以興。其邦。或無難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于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橋如。欲廢成。始

通篇零星敘述。皆就事行。事就事言。事未句結出道理。知救災備災。當盡人事。不當求之天道也。從可知說到不可知。作結乃翻進一步法。以一句之虛翻盡一篇之實也。得其筆意。有轉無竭矣。

俞寧世曰。左氏叙火政三則。獨此最為詳核。蓋因預為之防。故也。未結所以得預之。故理極精微。

註云。傳謂穆姜辯而不德。今德不足論。其辭固可備玩占之一說也。有德則合。無德則否。一反一正。平實中。前以然。故不可誣也。一句為頓折。後以有四德者。

宋火三傳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隨而无咎。一句為頓折。自是理明詞達之文。

●艮之初爻則變。第二爻則不變。是以一之二也。以八之八也。

●姜曰。亡是。又門。

起處一句正叙。一句原叙。却用。申文法。較以初字作另提筆者。小別。

●今占法五爻變者。視之卦不變爻。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正符穆姜事。史蓋諱之而獻諛。句解。

凡占易老變而少不變。故陽爻用九。不用七。陰爻用六。不用八。就其變者而占之。然五爻皆變。反占不變之爻。故艮獨六二不變。則用八也。其不變之爻。不先說明。留于下史。斷點出。乃左氏不肯重註。故虛實互見耳。林氏將一爻不變。預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

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正義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老陽。六為老陰。老變而少不變。周易以變為占。故言九六。二易以不變為占。則占七八之爻。此筮遇艮之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也。易占變爻。得。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隨卦而論之。君必速出。姜曰。亡。猶。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無也。占遇一爻變。義

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元體之長也。亨嘉之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

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

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子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

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

元有元首之義。故曰。體之長也。亨通

燕享之享。故曰。嘉之會。彫

子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

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

元有元首之義。故曰。體之長也。亨通

燕享之享。故曰。嘉之會。彫

子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

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

下。然下層即從上層讓善抽出另講。其意原包于擇能而使中兩截仍一串也。看其前用整齊後用參差變換處寫得精神勃勃。令讀者為之鼓舞不倦。妙極。

上層雖君臣排說。然以君為主。故獨用重筆。下層以老起以功結。中以兩少對小小自成章法。可以得其鍊格之法矣。

唐錫周曰。寫晉八卿和睦。妙在韓厥老矣四字。蓋無此便只是七個人讓也。殊吾不能爭。晉弗能報。前議後叙。恰作首

尾照應。章法隨手便是。化之至也。

通篇極稱晉不可敵。乃秦伐而不能報。一何矛盾。輕輕下一晉飢二字。而楚之不能與爭者自在矣。此種應法。妙在筆墨之外。

此篇上叙伐鄭。下叙盟鄭。兩截遞說。而章法實相準而立。上截先叙諸侯從晉許多人。下截亦叙六卿從鄭伯許多人。作對。次寫冷子諸侯許多計謀。與載書趨進兩邊詞合作對。末寫獻子武子論許盟要盟得失。前分後合作對。蓋上下皆以知隘為主也。然只是過接文字。直至三駕莫爭。方有歸結。故兩截皆作不了語氣。讀後數篇。可以得情事之聯絡。

三肅

春秋左傳

卷四

三

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

能。雅。舉不失選。對句。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

於善。讓勝排句。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命。其

庶人力於農穡。種日農。變句。收日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韓

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子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使句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

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魴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

相讓勞。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更進一步。不及

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

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結中段。為十年晉伐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郕從。荀瑩士句。門于鄭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

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邠人。從

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行如字。道也。甲戌。師于汜。

春秋左傳

卷四

三

矣。通篇作兩半讀。上半提筆曰諸侯伐鄭。便以諸侯為主。令于諸侯。諸侯之銳處。處提撥。未以諸侯不欲戰。作收煞。下半提筆曰鄭服也。便以鄭為主。開手鄭六。鄭何恃于鄭。作收煞。各有主腦。此片段之所以成也。上半乃許鄭成。下半乃盟而還。相承對結。裁配明整。分之為二。合之為一。蓋左法之犬略耳。上着意諸侯。下着意鄭合之。便都以晉為主也。妙法。

唐錫周曰。只為同盟二字。羅列晉鄭諸侯若干人。紙上嘈嘈雜雜。何等熱鬧。蓋寫得熱鬧。方命同盟二字不落空也。其

實作者主意。是出色寫鄭子駟子展。兩人一唱一和。便命晉人十二分氣。敵十二分狙詐。弄得水消瓦解。占一毫便宜。不得苟偃。知瑩雖用盡心機。只得草草完局。結云乃盟而還。大有色喪神沮光景。後篇不得志三字。已躍躍欲動。又曰晉八卿。鄭六卿。兩兩相對。諸侯大夫與鄭大夫。門子又兩兩相對。妙在晉人一邊。但抽出一個元帥。一個上軍帥。其餘聲色不動。而讀者心頭眼底。偏若無數人磨拳擦掌。活見紙上。鄭人一邊。但抽出一個當國者。一個下卿。其餘聲色不動。而讀者心頭眼底。偏若無數人磨牙怒目。活見紙上。洵傳神絕技。

左氏叙將佐師番番變換。大概先叙主

衆軍還聚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餼乾。汜。鄭地。東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餼乾。

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肆。緩也。肯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鄭人恐乃

圍鄭。肆。緩也。肯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鄭人恐乃

行成。與。非。心。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

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曰。苟偃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徼楚人。也。吾三分四軍。為三部。與諸

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

日不能。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以謀不

可以。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暴骨。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于

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

子駟。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

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正義曰。周禮

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疏。其正室皆謂

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晉士莊

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

春秋左傳 卷四 襄 三

兵次叙某師從之。此獨倒轉整整寫四從字。蓋起句目以諸侯伐鄭而章法因之。固相題行文移步換形一定之法也。

一從字對四從字。六個對四個。大夫門子對六人字。鄭伯一個對晉八卿。叙法極變極勻妙絕。

陳南園曰。前不唯字。扎縛得妙。後不唯字。活動得妙。兩下對勘。只換中間數字。兩頭一字不換。遂成絕世妙文。

左氏辭命類多婉錯。此獨直而排。然却可想見當時急切中出語情態。句解。

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唐云五

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十二字作一氣讀。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荀偃曰。改載書。於策。故欲改之。公孫

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

●餘波襯貼

末段照定三駕落筆。于不得志中作一極得志之想。收掉有精神。

此節亦過接文字。起得禿。似有上文。往得禿。似有下文。小小涉筆。皆有作意。率爾讀之。則失矣。前篇欲戰不得。改盟又不得。許多不憚意。此處一筆提出。兩句七字。凡三寫門字。亦奇。

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

其。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依

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

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

只以兩虛字煞脚者。此為僅見。

從、問、年、說、到、冠、具、事、極、平、平、有、何、生、趣、妙、在、各、加、縮、染、便、爾、文、情、濃、至、光、彩、照、入、咀、華、評、云、文、章、之、妙、全、在、襯、托、看、他、前、不、過、為、十、二、年、後、不、過、為、一、冠、字、却、用、如、許、襯、托、如、天、半、朱、霞、弄、紅、映、碧、何、物、盲、老、公、撰、出、種、種、奇、妙、命、我、妬、殺、亦、知、言、也。

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知是歲星者。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水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而一周。故知是

歲星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兆域為義。祧即廟也。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假鐘磬焉。禮也。林得冠禮之正。正義曰。諸侯賓客未散。故也。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裸享之禮。歸魯乃祭耳。

●昭元年其愛豐氏之祧。豐氏僅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補正

●服虔曰。不于衛之始祖。以非已廟故也。

生于沙隨之歲。冠于成公之廟。亦前後映照成章處。十二年去冠遠矣。即曰十五生子。猶待三年也。而晉侯有命。連返國亦等不迭。純以君國典禮為周旋世故之具。作者隱隱有微辭焉。

子孔子矯着眼在晉盟。只有晉命是聽。一路子駟子展着眼在吾盟。便有唯強。可庇兩路。看他既曰豈敢背之。又曰背之可也。總是以背為主。可以背為不背。亦可以不背而背。從前言之。若說我背。却原未嘗背。從後言之。若說我背。便背。也不妨兩層都用。翻案法。開後人一反。一復機調。兩說窮。皆端為極利之口。極圓之筆也。

前盟本有疆禮兩意。今前一層只說得疆。後一層便暗指禮字。說見要盟便是無禮。皆立言巧處。

結句又作一不了之局。總為三駕蓄勢也。同盟而又曰未定。固知惟疆是從之。故智猶在耳。

○楚子伐鄭。與晉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林不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八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母。又作一不了之局。王未能定鄭而歸。

承上起下文字。都無甚出色。此獨極寫晉悼勵精圖治。一種奮發氣象。與敘晉文一戰而霸同一精神也。

四語文筆警鍊。與起結相配。前點民字。後點國字。中將國字民字互說。章法勻整之至。

●悼公于紛爭之時。而謀所以息民。其慮深遠。故不旋踵而伯。後之剝民以供軍餉者。敗亦不旋踵。可不鑒哉。姜鳳阿末句。為本文作結。即為後文作提。妙甚。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

以貸。輸盡也。補正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

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公。

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

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

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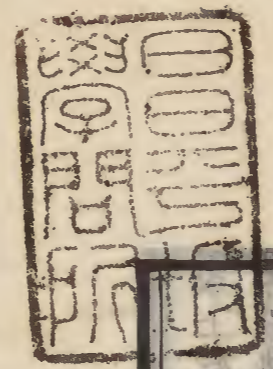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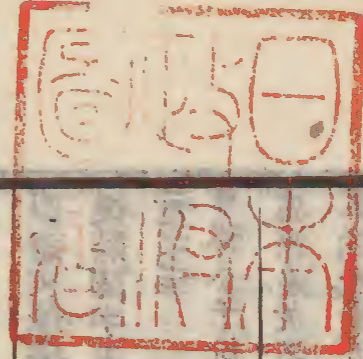
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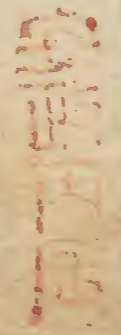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

卷十四

終



春秋左傳卷十四終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ing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a commentary or transcript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